

增補  
評點  
史記評林

第三冊

222.03  
S1229R4  
~~R.II~~

~~222.03  
R.II~~

3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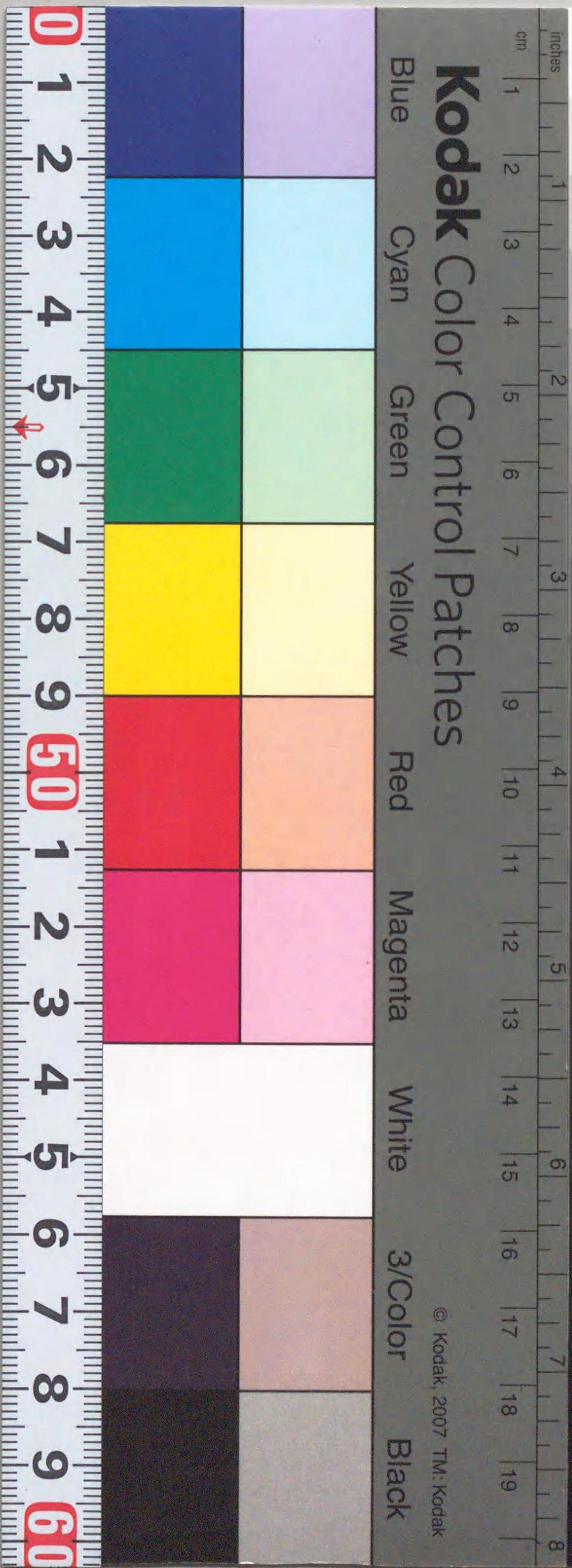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Kodak, 2007 TM: Kodak





222.03 R74 王  
S1229R6 RRI



增補史記評林卷之四

周本紀第四

周后稷名弃

正義曰因太王所居周原因號曰周地理志云右扶風美陽縣岐山西北中水鄉周太王所邑括地志云故周城一名美陽城在雍州武功縣西北

其母有邠氏女

正義曰邠天來反亦作豳同說文云邠炎帝之後姜姓封邠周弃外家曰姜原

見巨人蹟心欣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

以為不祥弃之隘巷

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弃渠

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原以為神遂收養長之初欲弃

之因名曰弃

其游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

穀者稼穡焉

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弃為農師天

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飢

爾后稷播

吳興凌雅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 增評







遺道曰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徐廣曰分別而為邑落也作五官有司禮記曰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民皆歌樂之頌其德索隱曰詩頌云后稷之孫實維古

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正義曰國語云齊許申之後太姜之家太姜太列女傳曰太姜有郤氏之女太任擊任氏之中女李歷娶太任正義曰國語云擊時二國任姓虞仲仲也之後

皆賢婦人正義曰列女傳云太姜太王娶以為妃生太伯仲雍王季太任之家太任王太姜有邑而貞順率導諸子至於成童靡有過失太王謀事必於太姜遷徙必與太任王季聚以為妃太任之姓端壹誠莊維德之行及其有身後世

有聖瑞正義曰尚書帝命驗云季秋之月甲子赤爵銜丹書入于郟止于昌戶其書云敬狂者廢滅敬者萬世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古公曰我世當有

興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

人亡如荆蠻正義曰太伯奔吳所居城在蘇州北五十里常州無錫縣界梅里村其城及冢見存而云亡荆蠻者楚滅越其地屬楚秦滅楚其地屬秦秦諱楚改

古公卒季歷立是為公季公季修古公遺道篤於行義諸侯順

之公季卒皇甫謚曰葬鄆子昌立是為西伯西伯曰文王正義曰帝王世

虎眉身長十尺有四乳維書靈聽云蒼帝姬昌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季

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

歸之伯夷叔齊在孤竹應劭曰在遼西令支○正義曰括地志云孤竹故城聞

西伯善養老蓋往歸之太顛閎夭散宜生嚳子辛甲大夫之徒

皆往歸之劉向別錄曰嚳子名熊封於楚辛申故殷之臣專紂蓋七十五諫而不聽去至

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

美女正義曰括地志云古契國城在同州河西縣南二十里世本云驪戎之文馬正

此一物足以釋西伯索隱曰一物謂契氏之美女也况其多乎乃赦西伯

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曰諧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乃

獻洛西之地以請紂去炮烙之刑紂許之西伯陰行善諸侯皆

增補史記平本

年成都而民五

張之象曰太姜固

太伯虞仲季歷母

意此獨曰太姜生

少子季歷者蓋季

縶取太任婦姑相

繼故下以皆賢婦

八一句統之

王釐曰荆人來聘

已書之經何言秦

諱作正義者其未

諱春秋乎



避紂之事嘗覺言之使果有扣馬之諫豈有置古今之奇節于絕口不道者

王世貞曰文王之安於囚也臣道也

太公散宜生之以術陷紂也亦臣道也

伯而闕夫之徒以有莘氏美女獻紂

紂大悅乃赦西伯或曰西伯之聖聞天之徒之賢乃以不正之路而求贖

有此事乎嗚呼紂之不可理回久矣此聖人權道所係也

也謂有此事可也方孝孺曰羣里之事不經見史所稱

皆好事者意揣之詞恐非其實也

云故邢城在懷州河內縣西北一十七里古邢國城也左傳云邢晉應韓武王之穆也

明年伐崇侯虎

明年伐密須

明年伐密須

明年伐密須

明年伐密須

明年伐密須

明年伐密須

明年伐密須

明年伐密須

明年伐密須

明年伐密須

明年伐密須

明年伐密須

明年伐密須

明年伐密須

明年伐密須

明年伐密須

明年伐密須

明年伐密須

明年伐密須

明年伐密須

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

地理志虞在河東太陽縣南在馮翊臨晉縣○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虞城在陝州河北縣東北五十里虞山之上古

虞國也故芮城縣西二十里古芮國也晉太康地記云虞西四十里有芮城括地志云又問

原在河北縣西六十五里詩云虞芮質厥成毛萇云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

西伯仁人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二國君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履君子之庭乃相讓所爭地

以為問原至今尚在註引地理志芮在臨晉者恐疎然問原在河東復與虞芮相接臨晉在河

芮城明矣

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

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耻何往為祗

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

犬戎

山海經曰有八面獸身名曰犬戎○正義曰又云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

戎槃瓠之後也今長沙武陵之郡大半是也又毛詩疏云犬戎昆夷是也

明年伐密須

明年伐密須

明年伐密須

明年伐密須

明年伐密須

明年伐密須

明年伐密須

明年伐密須

明年伐密須

明年伐密須

明年伐密須

明年伐密須

明年伐密須

明年伐密須

明年伐密須

明年伐密須

明年伐密須

明年伐密須

帝紂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為明年伐邦

徐廣曰邦城在野王縣西北首于○正義曰括地志

云故邢城在懷州河內縣西北一十七里古邢國城也左傳云邢晉應韓武王之穆也

明年伐崇侯虎

明年伐密須

明年伐密須

明年伐密須

明年伐密須

明年伐密須

明年伐密須

明年伐密須

明年伐密須

明年伐密須

明年伐密須

明年伐密須

明年伐密須

明年伐密須

明年伐密須

明年伐密須

明年伐密須

明年伐密須

明年伐密須

明年伐密須

明年伐密須

明年伐密須

明年伐密須

明年伐密須

明年伐密須

明年伐密須

明年伐密須

明年伐密須

王直曰史遷歷言文王武王志在傾商累年伺間備極形容文字既工蓋入耳且學古之士无所折衷則或

兩是之曰武王之事不可以己而夷齊則為方世立君臣之大義也冒黎韓公之論是已其偏信者則夷齊于武

王謂之弑君孔子取之蓋深罪武王也眉山蘇公之論是已嗚呼此事孔孟未嘗言而史遷安得此歟方孝孺

曰崇族之事遠不可知其詳矣吾意其人必比凶黨惡不供職于天子而侵善其輿圖故西伯伐之必不以其譜

已也不然西伯嘗伐犬戎密及者矣則此四國者又豈皆譜西伯者耶周洪謨曰按繫辭下傳曰作易者其有

憂患乎言文王因有憂患而後作易也觀下文迭陳九封之德以明處憂患之道與史所謂昌退而修德者合則

知文王演易不在羣里明矣按考要云詩曰虞芮質厥成又曰文王受命並未嘗言稱王也若其敗元之事在

列國又有然者非自謂受命輒更王號也按考要云文王之得諡太王王季之追王皆武王克商以後事舊史

所傳不同而史崇國蓋在豐鎬之間詩云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是國之地也而作豐邑

徐廣曰豐在京兆鄠縣東有靈臺鎬在上林昆

里○正義曰括地志云周豐宮周文王宮也在雍州鄠縣東二十五里鎬在雍州西南二十二里

自岐下而徙都豐明年西伯

崩

徐廣曰文王九十七乃崩○正義曰括地志云周

文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原上也

太子發立是為武王西伯

蓋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其與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

正義曰乾

皇策者義益卦演德者文成命者孔也易正義云伏羲制卦文王卦辭周公爻辭孔子翼也按

太史公言蓋者乃疑辭也文王著演易之功作周紀方贊其美不敢專定重易故稱蓋也

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

正義曰二國相讓後諸

咸尊西伯為王蓋此年受命之年稱王也帝王世紀云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更

為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又毛詩云文王九十七而終終時受命九年則受命之元年八十

九也後十年而崩

正義曰十當為

謚為文王

正義曰諡法經

改法度制正朔

矣追遵古公為太王公季為王季

正義曰易緯云文王受命改正朔有王號於天下鄭玄信而用之言文王稱王已改

曾補已巳平水

周本紀

四

官



正朔布王號矣按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豈殷紂尚存而周稱王哉若文王自稱王改正朔則是功業成矣武王何復得云大勳未集欲卒父業也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成大事而退追王太王宣父王季歷文王昌據此文乃是道蓋王瑞自太王興正義曰古公在邠被戎狄攻戰奪民太王曰民之在我與彼何異殺人父子而君之子不忍為遂遠去邠止於岐下邠人舉國盡歸古公他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乃貶戎狄之俗為室屋邑落而分別居之季歷又生昌有聖瑞蓋是王瑞自太王時而興起也然自西伯蓋即位五十年以下至太王興在西伯崩後重述其事為經傳不同不可全棄乃略而書之引次其事必可疑故數言蓋也 武王即位 正義曰諡法克定禍亂曰武春秋 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召公畢公之 元命包云武王崩齒是謂剛也 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九年武王上祭于畢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也○索隱曰按文云上祭于畢則畢天星之名畢星主兵故師出而祭畢星也○正義曰上音時掌反尚書武成篇云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太誓篇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太誓篇云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則武王少文王十四歲矣禮記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按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八十四即位至九十三崩武王即位適滿十年言十三年伐紂者續文王受命年欲明其享父業故也金縢篇云惟克商二年王有疾不愈按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十一年武王服闋觀兵孟津十三年克紂十五年有疾周公請命王有瘳後四年而崩則武王年九十三矣而太史公云九年王觀兵十一年伐紂則以為武王即位年數與尚書違甚疎矣 東觀兵至 于盟津 徐廣曰譙周云史記武王十一年東觀兵十三年克紂 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 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尊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 馬融曰諸受符節有司也 齊眾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 徐廣曰

相印証夫武王且不稱王安有西伯稱王之理哉 按詩曰維師尚父詩說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 陳子桎曰按微子箕子比干尚在猶足維繫人心迨微子奔比干殺箕子囚民望既絕無復可冀故伐之耳 小子受先公功 畢立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師尚父號曰鄭玄曰號今之軍法重者 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馬融曰 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鳥其色赤其聲魄云馬融曰 所居屋流行也魄然安定意也鄭玄曰書說云鳥有孝名武王卒父大業故鳥瑞臻赤者周之正色也○索隱曰按今文泰誓流為鴈鴈鷺鳥也馬融云明武王能伐紂鄭玄云鳥是孝鳥言武王能終父業亦各隨文而解也 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 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 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 而奔周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徐廣曰 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孔安國曰虎賁勇士稱也若虎賁言其猛也 甲士 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正義曰 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武王乃作太誓告于眾庶今殷 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馬融曰動逆天地人也○正義曰按三正三統

王盤曰孟子于太誓不盡信太史公乃取異書入此更難信 增補古已平木 周本紀 五



也周以建子為天統殷以建丑為地統夏以建寅為入統也。離邊其王父母弟。鄭玄曰：王父母，祖父母之族，必言母弟，舉親者言之也。乃

斷弃其先祖之樂，乃為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徐廣曰：怡，故

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鄭玄曰：夫子，大夫之稱。不可再，不可三。二月

甲子昧爽。徐廣曰：一作正，此建丑之月，殷之正月，周之二月也。武王朝至于商郊，牧

野乃誓。孔安國曰：癸亥夜陳，甲子朝誓之。正義曰：括地志云：衛州城故老云：周武王伐

紂，悉牧野也。括地志又云：紂都朝歌，在衛州東北七十三里。朝歌故城是也。本

妹邑，殷王武丁始都之。帝王世紀云：帝乙復濟河北，徙朝歌，其子紂仍都焉。武王左杖

黃鉞，右秉白旄，以麾。孔安國曰：鉞，以黃金飾斧，左手杖鉞，示

人。孔安國曰：武王曰：嗟，我有國家君。馬融曰：冢，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師氏。孔安國曰：亞，次旅，眾大夫也。其千夫長，百夫長。孔安國曰：及庸蜀羌

髻微，縷彭濮人。孔安國曰：八國皆蠻夷，戎狄羌在西蜀，髻微在巴蜀，縷彭在西北，庸

志云：号州竹山縣及金州石盧國也。益州及巴利等州皆古蜀國，隴右岷洮叢等州以西羌也。

姚府以南古髻國之地，戎府之南古微縷彭三國之地。濮在楚西南，有髻州微濮州瀘府彭州

焉。武王率西南夷諸州伐紂也。稱爾戈。孔安國曰：比爾于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

言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孔安國曰：索，盡也。喻婦人知外事，雖伐雉鳴則家盡也。今殷王

紂維婦人言是用，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鄭玄曰：肆，祭名。昏弃其家

國，遺其王父母弟不用，乃維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

是使。孔安國曰：言紂弃其賢臣而尊俾暴虐于百姓，以姦軌于商國。今予

發維共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孔安國曰：今日戰事

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夫子勉哉，不過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

焉。孔安國曰：伐謂擊刺也。少。夫子勉哉，不過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

如離。徐廣曰：此訓與離同。于商郊，不禦克，特以役西土。鄭玄曰：禦，禦禦謂疆暴也。克，殺

之役也。勉哉夫子，爾所不勉，其子爾身有戮。鄭玄曰：所，言且也。誓已，諸侯兵

會者車四千乘，陳師牧野。帝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

武王。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周禮環人掌致師，鄭玄曰：致師者，致其必

焉。春秋傳曰：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

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取，代御執轡，御下，捫馬，尊執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

所聞而復。以大卒馳帝紂師。徐廣曰：帝一作商。正義曰：大卒，謂戎車三百五

紂師雖眾，皆無戰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

人之口豈獨此

篇為全書平

陳經曰：文王化

行江漢，自北而南

故八國皆來助舉

其遠則近者可知

孫覺曰：秦晉言

紂之惡終於悅婦

人，我誓之言紂之

惡始於用婦言，豈

非紂之始終出於

此乎

王炎曰：六步七

步，足法也。六伐七

伐，手法也。使止齊

者，使三軍之手足

如一人，然上止齊

戒其輕進，下止齊

戒其會殺

陳大猷曰：兵貴

武勇又貴節制，武

王慮其拘，故喻以

虎豹之勇，又慮過

於勇而妄殺，故以

殺降為戒，言能奔



以勞役我西土之人也註非  
 方孝孺曰牧野之兵非武王之志也聖人之不幸也當是時使紂悔過遷善武王必不與師而踰孟津及紂兵已北使紂不死而降武王必將封之以百里之邑俾奉其宗廟必不忍加兵于其身也況紂已死乎吾意武王見紂之死也不踊而哭則命商之羣臣以禮葬之矣豈復有餘怒及其既死之身乎漢高祖魏文帝皆中材之主然高祖猶能不殺子嬰文帝猶能奉山陽終其身會謂武王聖人而忍其君至此乎吾是以知斬首三射之

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走反入登于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正義曰衣音於既反周書云甲子夕紂取天智玉琰五環身以自焚注天智玉之善者纒環其身自厚也凡焚四千玉也庶玉則銷天智玉不銷紂身不盡也自燔于火而死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諸侯諸侯畢拜武王武王乃揖諸侯正義曰武王率諸侯伐天子天子已死諸侯畢賀故武王揖諸侯言先拊循其心也諸侯畢從武王至商國正義曰謂至朝歌商國百姓咸待於郊於是武王使羣臣告語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索隱曰武王雖以臣伐君頗有失辭耳尋上文諸侯畢拜賀武王武王尚宜報揖無容遂下拜商人遂入至紂死所武王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之正義曰周書作輕曰擊之輕呂劭名也以黃鉞斬紂頭懸太白之旗已而至紂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經自殺武王又射三發擊以劍斬以玄鉞司馬法曰夏執玄鉞宋均曰玄鉞用鐵不磨礪縣其頭小白之旗武王已乃出復軍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紂宮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驅蔡邕獨斷曰前驅有罕九旒雲罕東京賦曰雲罕九旒薛綜曰旒旗名武王弟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散宜生太顛閎夭皆執劍以衛武王既入立

說乃戰國之妄言遷信而紀之謬也楊慎曰武王伐紂為天下除暴也紂已死矣又斬以黃鉞而懸之白旗何悖邪賈子言紂死奔王門之外觀者皆進蹴之武王使人惟而守之猶不正也此近于事理矣太史公之輕信汲冢書故有此說

補歸有光曰孟子於泰誓不盡信而史公乃取逸書入本紀恐難為據

于社南大卒之左右畢從毛叔鄭奉明水周禮曰司烜氏以鑑取明水於月鄭玄曰鑑鏡屬也取月之水欲得陰陽之潔氣陳明水以為玄酒○索隱曰明明水也舊本皆無水字今本有永字若惟云奉明其義未見不知是明何物也烜音毀衛康叔封布茲徐廣曰茲者籍席之名諸侯病曰負茲○索隱曰茲一作苙公明草也言茲舉成器言苙見潔草也召公奭贊采正義曰贊佐也承幣也師尚父牽牲尹佚筮祝曰正義曰尹佚讀筮書祝文以祭社也殷之末孫季紂正義曰周書作末孫受德受德紂字受天罰孫受德受德紂字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于天上帝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監本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武王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正義曰地理志云河內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詩邶鄘衛是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帝王世紀云自殷都以東為衛管叔監之殷都以西為鄘蔡叔監之都以北為邢雷叔監之是為三監按二說各異未詳也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徐廣曰釋一作原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間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徐廣曰保一作寶命閎夭封比干之墓正義曰封謂益其土及畫疆界按地志云比干墓在衛州汲縣北十里二百五十步命宗祝享祠于軍乃罷兵西

按此下凡六用命字當玩按尚書大傳云商民曰王之于久也死者猶封其墓况其生者

增補史記平本

卷四

周本紀

七

官



乎王之才賢也  
亡者猶表其廬  
况其存者乎王  
之牙財也聚者  
猶散之况其復  
籍者乎  
按此下凡十用  
於字當玩  
○王世貞曰史記  
世倅解謂武王狩  
禽虎二十有二  
二麋五千二百  
十五犀十有二  
七百二十有一  
百五十有一  
一十有八豕三  
五十有二貉十  
八麋五十有六  
五十五有六鹿  
千五百有八武  
征四方凡斃九  
有九國敵億十  
有萬七千七百  
十有九俘人三  
萬有二百三十  
服國六百五十

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  
物 鄭玄云宗廟廟也  
之分器著王之命及所受物也  
地理志云弘農陝縣有  
焦城故焦國也  
黃帝之後於祝  
帝舜之後於陳  
大禹之後於杞  
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為首封  
封尚父於營  
丘曰齊  
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  
封弟叔鮮於管  
封弟叔度於蔡

二此雖誇大不經  
之誦然武王克殷  
之後封同姓及異  
姓功臣數十餘國  
此必有所廢滅而  
一無所考豈儒不  
學却以為後世無  
史吾不信也  
王鑿曰此段文奇  
楊慎曰註中三說  
皆如昧目而道無  
白者詳此文據實  
事言非喻也蜚鴻  
馬名言其養無用  
而害有用也此說  
為近

里上蔡縣古蔡國武王封弟叔度於蔡  
是也縣東十里有蔡岡因名也  
餘各以次受封武王徵九牧之君登  
幽之阜以望商邑  
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  
王所曰曷為不寐王曰告女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  
年麋鹿在牧  
蜚鴻滿野  
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  
天保何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惡貶從殷王受  
求取夫惡人不知天命不順周家者咸  
貶責之與紂同罪故曰貶從殷王受  
日夜勞來我西土

增補已巳平木  
求取夫惡人不知天命不順周家者咸  
貶責之與紂同罪故曰貶從殷王受  
日夜勞來我西土  
按宋板及闕本  
來字下有一定  
周本紀  
八  
言今悉  
言今悉

增補已巳平木  
求取夫惡人不知天命不順周家者咸  
貶責之與紂同罪故曰貶從殷王受  
日夜勞來我西土  
按宋板及闕本  
來字下有一定  
周本紀  
八  
言今悉  
言今悉



字作定我西土

我維顯服及德方明

正義曰服事也武王答周公云定知天之安我位得依天之

及我之德教施四方明行之乃可至於寢寐也

自洛汭延于伊瀆居易毋固其

有夏之居

徐廣曰夏居河南初在陽城後居陽翟○索隱曰言自洛汭及伊瀆其地平易無

南望三途北望嶽鄙顧瞻有河

徐廣曰周書度邑曰武王問太公曰吾將因有

營周居于維邑而後去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王城一名河南城本郊野周

山之陽

正義曰華山在華陰

放牛於桃林之虛

孔安國曰桃林在華山東○正

偃干戈振兵釋旅

公羊傳曰入曰振旅示

天下不復用也

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

必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

徐廣曰存一作前○索隱曰六字一句讀○正義曰箕

王世貞曰縱馬放牛云者蓋官不復錄為兵車用置之民間所其耕牧而已程大昌因其地在河山扼東取孔穎達引杜預為証云華山之旁尤之水草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

九類武王以類問天道  
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武王病天下未集羣公懼穆

下孔安國曰穆敬也  
周公乃被齋  
正義曰被音廢又音拂齋音禮皆反被謂除不祥求福也  
自為質  
正義曰音至周幣告三王請代武王武王有瘳後而崩徐廣曰封禪書曰武王克殷二年王定位元年歲在乙酉六年庚寅崩嗣按皇極曰文王武王周公家皆在京兆長安鎬聚東社中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武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也

自死商儒穿鑿一至於此不知華車三百兩為馬千二百足所須地幾何可發一笑  
王鑿曰存亡國宜告此句疑有誤不可解  
陳沂曰武王亦醜即設紀既醜有夏之意也

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

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開代殷後國於宋  
正義曰宋州也  
頗收殷餘民以封武王少弟封為衛康叔  
正義曰尚書洛誥云我

邑所能容也管子素賞於秦舟之野期軍士亦此意又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此纒結洪範而為言也餘雖禹興此存亡國也九疇皆有國者所宜用也

成王成王以歸周公于兵所  
徐廣曰歸一作饋  
周公受禾東土魯天子之命  
徐廣曰尚書序云初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

旅天子之命  
初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



余有丁曰按武王滅殷國為邯鄲衛三監尹之武庚作亂周公滅之徙三監之民於成周願收其餘衆以封康叔為衛侯即今衛州是也  
○袁黃曰三叔非叛也夫武庚商家元子也少康復國君子賢之豈獨不許武庚耶三叔誠至戚同為商之遺臣也審去就而忘親狗國貨之天地鬼神而生死無憾焉周公之篤於親三叔之篤於君綱常名教均無愧者也  
楊慎曰嘗當從尚書作旅  
周洪讓曰按書云微子之命謂肅荼神人指微子實德

誥次作微子之命孔安國曰封命之書次歸禾次嘉禾次康誥酒誥梓材孔安國曰告康叔以為政之道亦如梓人之治材也其事在周公之篇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羣臣之位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作召誥洛誥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佚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淮夷殘奄鄭玄曰奄國在淮夷之北○正義曰奄音於險反括地志云泗水徐城縣北三十里古徐國即淮夷也兗州曲阜縣奄至即奄國之地也遷其君薄姑馬融曰齊地○正義曰括地志云薄姑故城在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里薄姑氏殷諸侯封於此周滅之也成王自奄歸在宗周正義曰伐奄歸鎬京也作多方孔安國曰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古文尚書序周既緹殷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孔安國曰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古文尚書序周成王既伐東夷息慎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慎之命孔安國曰賄賜也馬融曰榮伯周同姓畿內諸侯為卿大夫也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正義曰釗音招又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為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鄭玄曰臨終出命故謂之顧顧將去之意也太子釗遂立是為康王康王即位徧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故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應劭曰錯置也民不犯法無所置刑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孔安國曰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也作畢命康王卒子昭王瑕立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正義曰帝王世紀云昭王德衰南征濟于漢船人惡之以膠船進王王御船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沒于水中而崩其右卒游靡長臂且多力游振得王周人諱之其卒不赴告諱之也立昭王子滿是為穆王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閱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冢申誠太僕國之政作棗命孔安國曰伯冢臣名也○徐廣曰誠一作部○正義曰尚書序云穆王命伯冢為周太僕正○應劭曰太僕周穆王所置蓋太御衆大夫也復寧穆王將征犬戎徐廣曰犬一作猷祭公謀父諫曰章昭曰祭公內之國周公之後為王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韋昭曰震懼也是故

而言抱祭器歸周亦其一也  
按此下節節以書名叙  
按尚書中候云周公歸政于成王天下太平制禮作樂鳳凰翔庭成王援琴而歌曰鳳凰翽兮于紫庭余何德兮以感靈贖先王兮恩澤臻臣胥樂兮民以寧  
按自此以後曰王道微缺曰王道衰微曰復寧曰王室遂衰曰周室衰微皆關鍵處  
呂祖謙曰穆王之命望于伯冢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造父為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導其後者果出

增補口已平水  
周本紀  
十  
官



子僕御之間抑不知伯固猶在職乎否也穆王豫知所戒憂思深長猶不免躬自蹈之人心操舍之无常可懼哉

按考要云賓服文中國語禹本紀不曰賓服而曰緩服依尚書之舊也孔穎達謂諸侯安王則

周文公之頌曰韋昭曰文公周公且之謚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唐固曰櫜也我求懿德

肆于時夏允王保之韋昭曰言武王常求美德故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信哉武王能保此時夏之美樂章大者曰夏先王之

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

鄉韋昭曰鄉方也以文修之使之務利而辟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

以滋大昔我先王世后稷韋昭曰謂弁與不窋也唐固曰父子相繼曰世以服事虞夏及夏之

衰也正義曰謂太康也弃稷不務正義曰言大康弃廢稷官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

竄於戎狄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遵修其緒徐廣曰遵一作選修其訓

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正義曰前

和事神保民無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于民庶民不忍訖戴武

王以致戎于商牧正義曰紂近郊地名牧野是故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

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韋昭曰此

侯侯圻衛侯侯圻衛夷蠻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韋昭曰供日祭侯服者祀韋昭曰供月祀

賓服者享韋昭曰供時享要服者貢韋昭曰供歲貢荒服者土韋昭曰王王事天子也詩曰莫敢不來王日祭

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順祀也徐廣曰外傳云先王之訓有不祭則修意

有不貢則修名韋昭曰名謂尊卑職貢之名號也有不王則修德韋昭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序成

而有不至則修刑韋昭曰序成謂上五者次序已成有不於是刑不祭伐不祀

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

之備有威讓之命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有不至則增修於

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士之終

也徐廣曰犬戎氏戎之君犬戎氏以其職來王正義曰賈逵云大畢伯士犬戎氏之二君也白狼白鹿犬戎之職貢也按大畢伯士終後犬戎

天子曰正義曰祭公穆王之意故云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無乃

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正義曰幾音祈吾聞犬戎樹敦徐廣曰樹一作樹按

率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遂征之得四白狼

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於王作

謂之終王敬諸侯則謂之賓若乃夷蠻謂之要服孔安國謂要求以文教也按日祭謂祭于祖考月祀謂祭于曾高時享謂享于二祧歲貢謂貢于壇壝終謂世終也按告謂以文辭告曉之地遠者罪輕也王維積曰犬戎氏一句應上有力

增補史記評林 卷四 周本紀 十一 鳳文館藏



名模董姑絲即此  
異禽性獸足規穆  
王之不德矣  
呂祖謙曰世衰則  
情偽繁人老則經  
歷熟穆王之時文  
武成康之澤浸微  
姦冗口勝其作書  
于既毫閱世故而  
察物情者亦熟矣  
故古今狂獄言之  
略盡用刑者所宜  
盡心焉是書哀矜  
明練固夫子存以  
示後世而微見其  
意者亦不可不察  
也

夏撰曰每條必  
言閱實其罪恐所  
者或不詳其意止  
閱驗核實其一而  
忽其他故不嫌其  
費辭也  
按倍瀝與倍徒  
同  
夏撰曰上言罰

修刑辟。鄭玄曰書說云周  
主曰吁來有國有土告汝祥刑。孔安國曰告汝  
善用刑之道也

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其人。王肅曰訓以安百姓之道當何所  
選擇乎非當選擇賢人乎

刑何居非其宜與。孔安國曰當何所故非唯五刑乎  
當何所居非唯及世輕重所宜乎

兩造具備。徐廣曰造  
師

聽五辭。孔安國曰兩謂囚證造至也兩至具備則眾獄官聽其入五刑辭。○正義曰漢書  
刑法志云五聽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周禮云辭不  
直則言繁目不直則視眇耳不直則對  
答惑色不直則貌施氣不直則數喘也

五辭簡信正於五刑。孔安國曰五辭簡核信  
有罪驗則正之於五刑

五刑不服止於五  
過。孔安國曰不服不應罰也  
刑當正五罰出金贖罪也

五過之疵官獄內獄閱實其罪。孔安國曰使與  
正於五過從赦免之

惟鈞其過。馬融曰以此五過出  
入人罪與犯法者等

五刑之疑有  
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孔安國曰刑疑赦從罰疑赦從  
免其當清察能得其理也

簡信有眾  
惟訊有稽。孔安國曰簡核誠信有合眾心惟察其貌有所  
稽合重刑之至也

索隱曰訊依尚書音貌也  
無簡不疑其嚴天威  
孔安國曰無簡核誠信不聽治  
其獄當嚴敬天威無輕用刑

黜辟疑赦其罰百率。徐廣曰率即錫也音制孔安國  
曰六兩曰錫黃鐵也○索隱  
曰錫黃鐵錫亦六兩故馬融曰錫  
量名與呂刑錫同舊本率亦作選

閱實其罪。徐廣曰一  
作徒五倍

劓辟疑赦其罰倍瀝。徐廣曰一  
作徒五倍

其罪官辟疑赦其罰五百率。徐廣曰一  
作六

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  
千率。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贖罰之屬五百。官罰

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命曰甫刑。穆王

立五十五年崩子共王繫扈立。索隱曰世  
本伊扈

共王游於涇上密康公  
從。韋昭曰康公密國之君姬姓也○正義曰括地志云  
陰密故城在涇州鶡觚縣西東接縣城故密國也

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  
致之王。列女傳曰康  
公母姓媿氏

夫獸二為羣。人三為眾。女三為祭。王田不取  
羣。正義曰曹大家云羣眾祭皆多之名也田  
獵得三獸王不盡收以其害深也

公行不下眾。正義曰曹大家云公諸侯  
也公之行與眾人共議也

王御不參一族。韋昭云御婦官也參三也一族一父子  
也故取姪婦以備三不參一族之女也

夫祭美之物也眾以  
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况爾之小醜乎。小醜備物

終必亡。康公不獻一年共王滅密。共王崩子懿王躋立。索隱曰  
一作堅懿

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索隱曰宋忠曰懿王自鎬徙都大丘二曰懿王  
廢丘今槐里是也時王室衰始作詩也

懿王  
崩共王弟辟方立是為孝王。孝王崩諸侯復立懿王太子變是

周本紀 十二

下言刑者罪實而  
加以法謂之刑罪  
疑而贖以金謂之  
罰互見其義以明  
刑罰之條其數不  
同也  
柳宗元曰康公之  
母誠賢耶則宜以  
淫荒失度命其子  
焉用懼之以數且  
以德大而後堪則  
納三女之奔者德  
果何如若曰勿受  
之則可矣教子而  
媚王以女非正也  
左氏以滅密微之  
無足取者  
賈省會曰天子一  
娶九女所以重國  
廣繼嗣也尤文者  
法地有九州承天  
之施無所不生也  
一娶者娶而無再  
恐其奔德嗜色防  
淫佚也天子且然  
况其下乎密康公



室家久矣又濫取  
奔女以小醜備物  
而勿受破母之誠  
則其積宗宜然也

揚慎曰國語况爾  
小醜語意更完足  
賈省曾曰百官專  
利則天下壞胥吏  
專利則百官壞何  
也百官所操者天  
子之功也胥吏所  
奉者百官之政也  
惟顛覆其功迷亂  
其政而後貨賄崇  
焉功墮政傾非壞  
而何雖然百官視  
天子者也胥吏視  
百官者也苟天子  
者承英秀親骨鯁  
放通蕩黜餐設則  
百官砥節胥吏肅  
矣芮良夫以榮公  
專利而下王之敗  
何其洞明治亂之  
原也

為夷王正義曰紀年云三年致諸侯烹齊夷王崩于厲王胡立厲王即位  
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厲王曰正義曰芮伯也王室其將  
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  
所載也而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  
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  
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極韋昭曰極中極也猶曰休惕懼怨  
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大雅  
曰陳錫載周唐固曰言文王布錫施利以載成周道也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  
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  
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也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用事  
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召公諫曰韋昭曰召康公之後穆民不堪命  
矣王怒得衛巫韋昭曰衛使監謗者正義曰監音口衛反監察也以告則  
殺之其謗鮮矣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

以目韋昭曰以目相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  
曰是鄭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水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  
之是故為水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  
卿至於列士獻詩正義曰上瞽獻典韋昭曰典史獻書正義曰史太師  
箴正義曰音針師樂大瞽賦韋昭曰無眸子曰瞽賦公矇誦韋昭曰有眸子而無見  
誦箴諫師也上箴戒之文瞽賦師也上箴戒之文瞽賦師也上箴戒之文矇誦師也上箴戒之文  
近臣盡規近臣諍僕親戚補察正義曰言親戚補王過瞽史教誨瞽史太  
者艾修之韋昭曰者艾師傳也修理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  
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  
衍沃也唐固曰下平曰衍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  
興行善而備敗所以產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  
於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  
言二年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於瑤韋昭曰瑤音地漢為瑤屬河東  
今曰永安○正義曰括地志云

增補離子曰周厲  
王使芮伯帥師伐  
戎得良馬焉將以  
獻于王芮李曰不  
如相之王欲無厭  
而多信人之言今  
以師歸而獻馬焉  
王之左右必以子  
獲為不止一馬而  
皆求於子子無以  
應之則將曉於王  
王必信之是賈禍  
也弗听卒獻之榮  
夷公果使有求焉  
弗得遂諸諸王曰  
伯也隱王怒逐芮  
伯君子謂芮伯亦  
有罪焉知王之賈  
貨而啓之芮伯之  
也

按此下俱詳見  
國語



按沈約云和有至德尊之不喜廢之不怒道遙得志于共山之首

王世貞曰周宣王中興之令君也而弗克終何居曰激衰而後圖治故也其於中也未純其於政也非學

晉州霍邑縣本漢涇縣後改魏曰永安從郡奔晉也厲王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聞之乃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王其以我為讐而對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讐對危險之中怨而不怒況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索隱曰共音如字若汲冢紀年則云共伯于王位共音恭共國伯爵言共伯攝政事號曰共和也齊連子云衛州共城縣本周共伯之國也共伯名和好行仁義諸侯賢之周厲王無道國人作難王奔于彘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元年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共伯使諸侯奉王子靖為宣王而共伯復歸國于衛也世家云釐侯十三年周厲王出奔于彘共伯使諸侯奉王子靖為宣王而立四十二年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為君恭伯命和與政恭伯於墓上恭伯入釐侯羨自殺衛人因葬釐侯羨諡曰共伯而立和為衛侯是為武王按此文共伯不得立而立為武公武公之立在恭伯卒後年歲又不相當年表亦同明紀年及魯連子非也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太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為王是為宣王宣王即位一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十二年魯武公來朝宣王不修籍於千畝正義曰千畝在千畝與上千畝不同王弗聽二十九年戰于千畝索隱曰千畝在千畝與上千畝不同宣王既亡南國

按此千畝與上千畝不同

按以下連用七亡字

凌約言曰幽王未得褒姒而地震伯陽曰周將亡矣幽王既得褒姒而川竭山崩伯陽曰周亡矣其後幽王廢

大事在農上帝之靈盛於是乎出事之繁庶於是乎生人之共給於是乎取事具載國語王弗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索隱曰千畝在千畝與上千畝不同宣王既亡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太原韋昭曰敗於姜戎時所亡也南國江漢之門料數也唐臣曰南國南陽也仲山甫諫曰正義曰毛萇云仲山甫穆仲也括地志云漢縣城在兗州瑕丘縣西南三十五里古樊國仲山甫所封也民不可料也宣王不聽卒料民四十六年宣王崩正義曰周春秋云宣王殺杜伯而無辜後二年宣王會諸侯于圃中杜伯起於道左衣朱衣冠操朱弓矢射宣王中折脊而死國語云杜伯射王於鄆一作生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徐廣曰涇渭洛也韋昭曰西周三川地地震動故三川亦動○正義曰按涇渭三水在雍州北洛水一名漆沮在雍州東北南流入渭此時以王城為東周鎬京為西周伯陽甫曰周將亡矣韋昭曰伯陽甫周大夫也唐固曰伯陽父周柱下史老子也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韋昭曰過失也言民不敢斥王者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韋昭曰蒸升也陽氣在下陰氣迫之使不能升也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韋昭曰為陰所填窄也陽失而在陰韋昭曰在陰下也原必塞原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韋昭曰水土氣通為演演猶潤也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韋昭曰禹都陽城伊洛所近也河竭而商亡韋昭曰商人都衛河水所經也



補立庶而國本搖  
伯陽曰福成矣無  
可奈何然則災變  
之疊見豈偶然哉  
哉知幾其神伯陽  
以之

凌約言曰太史公  
敘事每一人一事  
自成一境界自  
用一等文法觀此  
叙褒姒一段可見  
又曰布幣而策告  
之積而去之莫敢  
發之發而觀之裸  
而謀之既亂而遭  
之懼而奔之執而  
戮之哀而收之見  
而愛之此文法之  
一也後可以例觀  
矣

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  
崩川竭亡國之徵也川竭必山崩韋昭曰水泉不聞  
枯朽而崩也若國亡不過十  
年數之紀也韋昭曰數起於一終於十  
十則更故曰紀也天之所弃不過其紀是歲也三

川竭岐山崩三年幽王嬖愛褒姒索隱曰褒國名夏同姓姒氏祭妖子為  
人所收褒人納之于王故曰褒姒○正義

侯女而為后後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  
褒姒為后以伯服為太子周太史伯陽讀史記曰正義曰諸國皆有  
史以記事故曰史

周亡矣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帝庭而言曰  
余喪之二君虞翻曰龍自號褒  
之二先君也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

請其禱而藏之乃吉韋昭曰蔡邕所吐  
沫沫龍之精氣也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韋昭曰以  
簡策之書

此器周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末虞翻曰末年  
王流彘之歲發而觀之蔡  
流于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謀之韋昭曰謀謹呼也  
唐固曰羣呼曰謀蔡化為玄

王鑿曰褒氏事甚  
奇國語文又奇

龍以入王後宮索隱曰亦作蛻音  
元玄蛻蛻也後宮之童妾既亂而遭之韋昭曰毀  
七歲而  
毀也

王之時童女謠曰檠弧箕服實亡周國韋昭曰山桑曰檠弧弓也  
箕木名服矢房也於是  
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鄉

者後宮童妾所弃妖子出於路者徐廣曰妖一作天  
天幼少也聞其夜啼哀而  
收之夫婦遂亡奔於褒褒人有罪請入童妾所弃女子者於王

王三年王之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竟廢申后及太子以褒  
姒為后伯服為太子索隱曰左傳所謂  
應前伯陽讀史記太子伯陽曰禍成矣無可奈

何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烽燧大鼓正義  
正

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說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  
益亦不至幽王以號石父為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為人佞巧

王維楨曰自下殺  
之至此見而愛之  
用之字凡十有五  
字而不覺復



揚慎曰周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五年然自武王滅殷至幽王二百五十七年而昭王之時王道已微懿王之時王不反厲王死于亂蓋此二百五十七年之內變故多矣東遷以後不足言也犬莫盛于治而治日之少如此有國者其慎之

徐廣曰侯善謏好利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與繒西

夷犬戎攻幽王正義曰繒自陵反國語云繒妘姓夏禹後拾地志云繒縣在沂州承縣古侯國禹後幽王舉燧

火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索隱曰在新豐縣南故驪戎國也舊音黎徐廣音力知反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

幽王太子宜臼是為平王以奉周祀平王立東遷于維正義曰

也平王以前號東都至敬王以後及戰國為西周也辟戎寇平王之時周室衰微諸侯彊并弱齊楚

秦晉始大政由方伯周禮曰九命作伯鄭眾云長諸侯為方伯四十九年魯隱公即位五

十一年平王崩太子洩父蚤死正義曰立其子林是為桓王桓王

平王孫也桓王三年鄭莊公朝桓王不禮索隱曰在魯隱公六年五年鄭忽

與魯易許田許田天子之用事太山田也索隱曰左傳鄭伯以璧假許田卒易祊祊是鄭祀太山之田許

是魯朝京師之湯沐邑有周公廟鄭以其近故易取之此云許田天子用事太山田誤正義曰杜預云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許田以為魯國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別廟焉鄭桓公友周宣王之母弟封鄭有助泰山湯沐邑在祊鄭以天子不能復巡狩故欲以祊易許田谷從水國所近之宜也恐魯以周公別廟為疑故云已廢太山之祀而欲為魯祀周

公遜辭以有求也括地志云許田許州許昌縣南四十里有魯八年魯殺隱公正義曰

城周公朝在城中祊田在沂州費縣東南按鄭大夫正義曰

公子翬殺立桓公十二年伐鄭索隱曰在魯桓五年鄭射傷桓王桓王去歸索隱曰

隱公也正義曰立桓公二十三年桓王崩子莊王佗立莊王四年周公

射王中肩是也正義曰二十三年桓王崩子莊王佗立莊王四年周公

黑肩欲殺莊王而立王子克賈逵曰莊王子克也辛伯告王賈逵曰辛伯周大夫也王

殺周公索隱曰左傳云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足嫡兩政偶國亂之本也周公不從故及於難然周公先王直自取誅夷辛伯正君臣之義

卒安王業一卿正義曰王子克奔燕正義曰杜預云南燕姑姓也十五年莊王崩子釐王胡

齊立正義曰釐音信釐王三年齊桓公始霸五年釐王崩子惠王閔

立索隱曰世本名母京惠王三年初莊王嬖姬姚正義曰杜預云姚姓也生子頹索隱曰莊

果惠王之叔父也頹有龍及惠王即位奪其大臣園以為園左傳曰大故大

夫邊伯等五人作亂左傳曰五人者為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也謀召燕衛師正義曰南燕滑州

也伐惠王惠王奔溫正義曰左傳云蘇忿生十二邑桓王奪蘇子十二邑與鄭故蘇同王大夫伐惠王溫十二邑之一也杜預云河內溫縣也

已居鄭之櫟服虔曰櫟鄭大都立釐王弟頹為王樂及徧舞

賈逵曰徧舞皆舞六代之樂也鄭號君怒四年鄭與號君伐殺王頹正義曰賈逵云鄭厲公突號公林父也

增補史記評本

卷四

周本紀

十六

官



復入惠王惠王十年賜齊桓公為伯二十五年惠王崩子襄王

鄭立襄王母蚤死後母曰惠后左傳曰陳媯歸于京師實惠后也惠后生

叔帶索隱曰惠王子襄王弟封於甘故左傳稱甘昭公正義曰惠王子襄王弟封之於甘

戎翟謀伐襄王襄王欲誅叔帶奔齊齊桓公使管仲平戎

于周使隰朋平戎于晉服虔曰戎伐周晉王以上卿禮管仲辭曰

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杜預曰國子高子天子所命為齊守臣皆上卿也若節春

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賈逵曰節時也王肅曰春秋聘享之節也陪臣敢辭服虔曰陪重也諸侯之臣於天子故

曰陪臣王曰舅氏余嘉乃勳賈逵曰舅氏言伯舅之使也正義曰武王娶太公女

毋逆朕命管仲卒受下卿之禮而還正義曰杜預云管仲不敢以職自高卒受本位之禮也九年

齊桓公卒十二年叔帶復歸于周左傳曰王召之十二年鄭伐滑賈逵曰滑姬姓

之國駟按左傳曰滑人叛鄭而服於衛也正義曰杜預云滑故國都河南緱氏縣為秦所滅

時屬鄭晉後屬周事在魯釐公二十年括地志云緱氏故城本費城也在洛州緱氏縣南東二

十五里王使游孫伯服請滑賈逵曰一子周大夫鄭人囚之鄭文公怨惠王之

金履祥曰按五伯桓公為盛而周室戎狄之禍自若王子帶以戎伐周天子之大罪也桓公不能討而平戎于王豈以受王子帶之奔為此姑息耶桓公身不能容子糾而為王容叔帶固將曲全襄王兄弟之愛不免卒釀王室異日之禍云

黃省曾曰傳稱平王以來臣皆從君于惰靡能為有無獨辰為有力自信哉觀襄王初以秋師伐鄭惟辰以為不可不至登叔隗為后又惟辰以為不而播越焉君子以其諫為忠矣子以吁嗟慷慨率其屬而死國之難豈非卓然烈丈夫也哉

入不與厲公會服虔曰惠王以后之擊鑿與鄭厲公而獨與虢公王肅曰正義曰左傳云莊公二十一年王巡守統虢公為王宮于蚌王與之酒泉伯之享

王王以后之擊鑿與之統公請器王與之爵鄭伯由是怨王也杜預云后擊帶而以鏡為飾也爵飲酒器也蚌號地酒泉周邑又怨襄王之與衛滑

服虔曰滑小國近鄭世服從而更違叛故囚伯服王怒將以翟伐鄭富辰

諫曰服虔曰富辰周大夫凡我周之東徙晉鄭焉依子頹之亂又鄭之由定

今以不怨奔之王不聽十五年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

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平桓莊惠皆受鄭勞王弃親親翟不可

從王不聽十六年王紕翟后翟人來誅殺譚伯唐固曰譚伯周大夫原伯毛伯也索隱曰按

國語亦云殺譚伯而左傳太叔之難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唐固據傳文讀譚為原然春

秋有譚何妨此時亦仕王朝預獲殺國語既云殺譚伯故太史公依之不從左傳說也富

辰曰吾數諫不從如是不出主以我為對乎乃以其屬死之初

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黨開翟人翟人遂入周襄王出奔鄭正

曰公羊傳云王者無外此鄭居王于汜杜預曰鄭南汜在襄城縣南正義曰汜音凡

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杜預曰鄭南汜在襄城縣南正義曰汜音凡

天王出后於鄭子帶立為王取襄王所紕翟后與居溫正義曰括地志云

縣西二十里漢晉為縣本周司寇蘇忿生之邑左傳云周與鄭人蘇忿



急于晉晉文公納王而誅叔帶襄王乃賜晉文公珪鬯弓矢為

伯以河內地與晉正義曰賈逵云晉有功賞之以地楊樊溫原攢茅之田也

襄王會之河陽踐土賈逵曰河陽晉之溫也踐土鄭地名在河內○正義曰括地志

公敗楚於城濮至於衡雍作王宮於踐土也按王城則所作在踐土城內東北隅有踐土一十臺東去衡雍三十餘里也

諸侯畢朝書諱曰天

王狩于河陽左傳曰仲尼云以臣召君二十四年晉文公卒三十一年

秦穆公卒三十二年襄王崩子頃壬臣立頃壬六年崩子匡

王班立匡王六年崩弟瑜立是為定王定王元年楚莊王伐陸

渾之戎地理志陸渾縣屬弘農郡○正義曰渾音龜杜預云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西北

遷於伊川左傳云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

其禮先亡矣按至禧公二十二年秋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討至辛有言適百年也括地志

云故麻城謂之蠻中在汝州梁縣界左傳單浮餘圍蠻氏杜預云城在河南新城

東南伊洛之戎陸渾蠻氏城也俗以為麻蠻聲相近故耳按新城今伊闕縣是也

次洛使人問九鼎王使王孫滿應設以辭賈逵曰王孫滿周大夫也楚兵乃去十年楚

莊王圍鄭鄭伯降已而復之十六年楚莊王卒二十一年定王

崩子簡王夷立簡王十三年晉殺其君厲公迎子周於周立為

悼公十四年簡王崩子靈王泄心立靈王二十四年齊崔杼弑

其君莊公二十七年靈王崩皇覽曰靈王冢在河南城西南栢亭西周山上蓋

紀子景王貴立索隱曰名貴按國語景王二十一年鑄大錢及無射單景王十八

年后太子聖而蚤卒二十年景王愛子朝賈逵曰景王之欲立之正義

曰左傳云子朝用成周之寶珪沈於河津人得諸河上會崩皇覽曰景王冢在洛陽太倉中

杜預云禱河求福也珪自水出也按河神不敢受故會崩秦封呂不韋洛陽十萬戶故大

其城并圍景王冢也子丐之黨與爭立國人立長子猛為王子朝攻殺猛猛

為悼王晉人攻子朝而立丐是為敬王賈逵曰敬王元年晉人入

敬王子朝自立敬王不得入居澤賈逵曰澤四年晉率諸侯入敬王

于周子朝為臣春秋曰子朝奔楚皇覽曰子朝冢在南諸侯城周十六年子

朝之徒復作亂敬王奔于晉十七年晉定公遂入敬王于周三

十九年齊田常殺其君簡公四十一年楚滅陳孔子卒四十二

年敬王崩徐廣曰皇甫謐曰敬王四十四年元己卯崩至戊也子元王仁立徐廣曰世本云元王八年

增補口已平水

卷四

周本紀

十八

周文官

王整曰晉人敬王始終歷十七年間不數語而自詳盡

昇澄曰子朝據王城曰西王敬王在

狄泉曰東王張之象曰凡書生

卒亦視人品何如有繫天下重輕者

則各國皆書之若孔子是也有一國重輕者則本國書之若齊之管仲



隰明晉之趙衰成子樂貞子是也王維積曰叙事明簡而整

歸有光曰王城河南在成周西即定鼎郊鄭之處平王以下十三王都敬王避于朝之亂遷成周至赧王復來居考王封其弟桓公于此是時考王又都成周故以封其弟此西周桓公也成周洛陽在王城東即遷殷頑民之處敬王以下九王都至赧王復居王城西周惠公封少子于鞮是時威烈王猶都于此故云以奉王而號東

貞定王考據一文則是元有兩名一名仁一名赤如史記則元王為定王父定王即貞王也依世本則元王是貞王子必有一乖誤然此定當為貞字誤耳豈周家有兩定王代數又非遠矣皇甫謚見此疑而不決遂彌縫史記世本之錯謬因謂為貞定王未為得也定王十六年三晉滅智伯分有其地

二十八年定王崩徐廣曰皇甫謚曰貞定王十年元癸亥崩生申長子去疾立是為哀王哀王立

三月弟叔襲殺哀王而自立是為思王思王立五月少弟嵬攻

殺思王而自立是為考王此二王皆定王之子考王十五年崩

徐廣曰皇甫謚曰考王元年辛丑崩乙卯子威烈王午立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正義曰帝王世紀云考哲王封

弟揚於河南續周公之官是為西周桓公桓公是為桓公以續周公之官職

王遷都成周號東周也桓公都王城號西周桓公

桓公卒子威公代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於鞮徐廣曰

曰惠公之子也○正義曰鞮音拱郭緣生述征記鞮縣周地鞮伯邑史記周顯王二

號東周惠公索隱曰考王封其弟于河南為桓公卒子威公立卒子惠公立長子曰西

西周桓公名揭居河南東周惠公名班居洛陽是也威烈王二十二年九鼎震命韓魏趙為諸侯

二十四年崩徐廣曰皇甫謚云元丙辰崩己卯駟案宋子安王驕立是歲盜

殺楚聲王安王立二十六年崩皇甫謚曰安王元年庚辰崩乙巳子烈王喜立烈王二

年周太史儋索隱曰老子列傳云儋即老子耳又曰非也驗其年代是別人○正義曰

年孔子卒後一百一十九年儋見秦獻公曰正義曰秦本紀云獻公十一年見

秦孝公是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復合後為侯伯與周別五百載

至昭王時西周君臣自歸受罪獻其邑三十六城合也索隱曰周封秦為始別謂秦仲也五百

歲謂從秦仲至孝公疆大顯王致伯與之親合也○索隱曰按周對非子為附庸邑之秦號曰

秦嬴是始合也及秦襄公始列為諸侯是別之也自秦列為諸侯至昭王五十二年西

七歲而霸王者出焉徐廣曰從此後十七年而秦昭王立駟案韋昭曰武王昭王皆

至始皇初立政由太后嫪毐至九年誅毐正十七年○正義曰周始與秦國合者謂周秦俱黃

帝之後至非子未別封是合也而別者謂非子末年周封非子為附庸邑秦後二十九君至秦

孝公二年五百載周顯王致文武非於秦孝公復與之親是復合也合十七歲而霸王者出謂

從秦孝公三年至十九年周顯王致非於秦孝公是霸也孝公之子惠王稱王是王者出也然五

百載者非子至秦侯已下二十八君至孝公二年都合四百八十六年兼非子邑秦之後十四年則成五百載

是為顯王顯王五年賀秦獻公獻公稱伯九年致文武非於

秦孝公非勝肉也左傳曰王使宰孔賜齊二十五年秦會諸侯於周二十

六年周致伯於秦孝公二十三年賀秦惠王三十五年致文武

周惠公也補方苞曰敬王以後報王以前二百餘年無一事以史記獨載周室遺秦火而滅所據獨左傳國策耳此遷所以深惜之也王懿曰又成一問架王懿曰至始皇東



侯皆為王齊趙也四十八年顯王崩子慎觀王定立慎觀王

立六年崩子赧王延立索隱曰皇甫謐云名誕赧非論諡法無赧正以微弱竊缺

王報時東西周分治索隱曰西周河南也東周

王報徙都西周正義曰敬王徙王

五庶子毋適立司馬翦謂楚王曰正義曰翦音子踐不如以地資公

子咎為請太子左成曰正義曰楚不可周不聽是公之知困而交

疏於周也正義曰言以地資公子咎請為太子不如請周君孰欲立以微告

翦翦請令楚賀之以地果立公子咎為太子正義曰楚命翦適周諷周

八年秦攻宜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韓

而楚救之而楚以周為秦故將伐之索隱曰宜陽韓地秦攻

九年東周惠公卒子傑嗣慎觀以上皆在東報王立始遷于西周即王城舊都也史記云王報時東西周分治今

按顯王二年已分為二不待此時矣前建都以鎬京為西周對洛邑為東周後二公封邑以王城為西周對成周

與成周皆在王城之東故班之兄則仍襲父爵居于王城是為西周武公以王城在西周之西故自此以後西有

公東亦有公三公者所食周國為一也顯王二年趙韓分周地為一二周分治之王寄焉而已矣周之分東西自此始

而楚疑周為韓蘇代為周說楚王曰何以周為秦之禍也索隱曰蘇代為

因加兵伐周以道周為秦周實不為秦也今王責周言周之為秦甚於楚者欲令周入秦

也故謂周秦也索隱曰周秦相近秦欲并周而外周知其不可解必入於

秦此為秦取周之精者也正義曰解音紀買及代言周若知楚疑親秦其計定不

為王計者周於秦因善之不於秦亦言善之以疏之於秦正義曰

王計者周親秦因而善之周不親亦言善之楚若善周周必疏於秦也周絕於秦必入於郢矣正義曰郢楚都也

蘇代說楚合周周親楚矣以上至八年秦借道兩周之間正義曰上借音精將以代韓周恐

借之畏於韓不借畏於秦史厭謂周君曰正義曰厭烏滅反又於點反○

周而伐韓者信東周也公何不與周地發質使之楚正義曰質音竹

謂秦曰韓疆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也周不敢不受秦必無辭

而令周不受正義曰又謂秦曰韓疆與周地今秦疑周親則周是受地於韓而

按一本註云此皆史厭教周君謂韓出地又謂秦必無辭今周

不受故曰是受地于韓既不畏

增補已巳平水周本紀

為東周

按介菴云二周

鮑彤東萊俱有

考證亦不免訛

惟吳文正公二

周辨詳盡

補方苞曰晚周事

少故詳載國策而

義鄙辭佻不似本

紀中語且與篇首

嚴重深廣之體不

稱不若昭舉事實

及其憂諭為得體

嬰



韓听于秦亦不  
畏于秦也  
光緒曰惡往意  
不欲往也  
增余有丁曰天王  
狩于河陽義舉也  
春秋猶且惜之掩  
然居其國而召其  
君令致韓師以求  
免紀綱紊亂莫此  
為甚

按徐廣註引戰  
國策一段今本  
所無

丘濬曰蘇代說  
韓始揚之寔然誘  
之利反得高都非  
古辨之士故未易  
能

聽於秦

索隱曰此史厭說韓今與周地使質於楚今秦疑楚不信周得不假道伐韓而猶聽命於秦

秦召西周君西周君

惡往故令人謂韓王曰

索隱曰按戰國策云秦召西周君將以使人攻

王之南陽也王何不出兵於南陽周君將以為辭於秦

曰以魏兵在河南為辭周君不往朝秦也

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踰河而攻南陽矣

周說韓王曰

正義曰為音于偽反及或人為東周說王今按兵無出則周德韓矣

西周故天子之國多名器

重寶王案兵毋出可以德東周

正義曰韓按兵不出伐東周而

而西周之

寶必可以盡矣

正義曰韓出兵助西周雖不攻東周西周媿其佐助寶器必盡

王報

謂成君楚圍雍氏

徐廣曰陽翟雍氏城也戰國策曰韓兵人西周西周令成君辨說

粟於東周東周君恐召蘇代而告之代曰君何患於是臣能使

韓毋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為君得高都

徐廣曰今河南新城縣高都城也

周君曰子苟能請以國聽于代見

上黨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高都城故城

周君曰子苟能請以國聽于代見

名部都城在洛州伊闕縣北三十五里

韓相國曰

漢書百官表曰相國秦官駟謂韓亦有相國然則諸國共倣秦也○索隱曰相國公仲侈也

楚圍雍氏期三月也

今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

正義曰謂楚兵弊弱也

今相國乃召甲與粟於周

是告楚病也韓相國曰善使者已行矣

索隱曰已止也

代曰何不與周高

都韓相國大怒曰吾毋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

正義曰言幸甚也

何故

與周高都也代曰與周高都是周折而入於韓也秦聞之必大

怒忿周即不通周使是以弊高都得完周也曷為不與相國曰

善果與周高都

曰秦破韓魏扑師武

徐廣曰扑一作什戰國策曰秦敗魏將犀武於伊闕

北取趙蘭離石者

命今又將兵出塞攻梁

正義曰謂伊闕塞也在洛州南十九里伊闕山今名鍾山

皆白起也是善用兵又有天

梁破則周危矣君何不令人說白起乎曰楚有養

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左右觀

者數千人皆曰善射有一夫立其旁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基怒

按說山訓云楚王有白猿王自射之則獲搏矢而熙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獲擁

伊闕按今謂之龍門禹鑿以通水也

有趙蘭離石一縣○正義曰蘭音力乃反括地志云離石縣今石州所理縣也蘭近離石皆趙二邑

增補史記

平本

卷四

周本紀

二十一

鳳文館藏

韓相國曰

漢書百官表曰相國秦官駟謂韓亦有相國然則諸國共倣秦也○索隱曰相國公仲侈也

楚圍雍氏期三月也

今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

正義曰謂楚兵弊弱也

今相國乃召甲與粟於周

是告楚病也韓相國曰善使者已行矣

索隱曰已止也

代曰何不與周高

都韓相國大怒曰吾毋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

正義曰言幸甚也

何故

與周高都也代曰與周高都是周折而入於韓也秦聞之必大

怒忿周即不通周使是以弊高都得完周也曷為不與相國曰

善果與周高都

曰秦破韓魏扑師武

徐廣曰扑一作什戰國策曰秦敗魏將犀武於伊闕

北取趙蘭離石者

命今又將兵出塞攻梁

正義曰謂伊闕塞也在洛州南十九里伊闕山今名鍾山

皆白起也是善用兵又有天

梁破則周危矣君何不令人說白起乎曰楚有養

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左右觀

者數千人皆曰善射有一夫立其旁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基怒



狂號矣幽通賦曰養由射而後

號是也

劉黃裳曰先舉其善射乃不然之詞後可教射正欲

正其射耳

光緒曰撥弓反也鈞矢鋒屈也

陸深曰武安君杜郵之禍蓋基之於善息矣

許應元曰稱病不出卒成杜郵之禍所謂有天命者天亦蹶之

釋弓揜劍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非吾能教子支左誦右也

索隱曰按列女傳云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

知此射之道也又越絕書曰左手如附泰山右手如抱嬰兒

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不以善息

索隱曰言不以其善而且停息息止也

少焉氣衰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者百發盡息

索隱曰息猶棄言并奔前射今破韓魏扑師武北

取趙蘭離石者公之功多矣今又將兵出塞過兩周倍韓攻梁

一舉不得前功盡弃公不如稱病而無出

正義曰以上至三十四年是蘇厲為周說白起無伐梁也

四十二年秦破華陽約

徐廣曰一作厄○正義曰司馬彪云華陽亭名在密縣秦昭王三十三年秦背魏約使客卿胡傷擊魏將芒卯華陽

破之六國年表云白起擊魏華陽芒卯走括地志云故華陽城在鄭州管

城縣南西十里是按馬犯見秦破魏華陽約懼周危故謂請梁城周也

馬犯謂周君曰請今梁城周

索隱曰華陽地名司馬彪曰華陽亭名在密縣秦昭王三十三年秦背魏約使客卿胡傷擊魏將芒卯華陽破之是馬犯見秦破魏約懼周危

故謂周君請梁城乃謂梁王曰周王病若死則犯必死矣

正義曰馬犯周臣也乃說梁王曰秦破魏華陽之軍去周甚近周王憂

懼國破猶身之重病若死則犯必死也

犯請以九鼎自入於王王受九鼎而圖犯

索隱曰圖謀也犯謂梁王我方入鼎於王王當謀救授已也

梁王曰善遂與之卒言成周

正義曰成周守也周雖未入九鼎於梁而梁信馬

犯矯言遂與之卒守周因謂秦王曰

正義曰梁兵非成周也將漸伐周而取九鼎器王若不信試出師於境以觀梁王之變也

梁非成周也將伐周也王試出兵境以觀之秦果出兵又謂梁

王曰

正義曰馬犯說秦得秦出兵於境又重歸說梁王也

周王病甚矣犯請後可而復之

索隱曰按戰國策甚作渝犯請後可而復之者言王病愈所圖不遂請得在後有可之時以鼎入梁也○正義曰復音扶富反復重也秦既破華陽軍今又出兵境上是周國病秦久矣犯前請卒成周諸侯皆心疑梁取周後可更重請益卒守周乎

王鑿曰以君求善于臣而以應為

太后養地是策雖善非大道也夫始

裂地以封之終割地以媚之雖秦之

周上哉實召侮者周耳

袁黃曰當戰國時王綱不振區區

以犬戎之秦敢干

口周又敢干攻周

增補史記平本

卷四

周本紀

二十一

鳳文館

周實不足以利聲畏天下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弊於

秦攻周而周最謂秦王曰為王計者不攻周攻

秦攻周而周最謂秦王曰為王計者不攻周攻

秦攻周而周最謂秦王曰為王計者不攻周攻

秦攻周而周最謂秦王曰為王計者不攻周攻

秦攻周而周最謂秦王曰為王計者不攻周攻

秦攻周而周最謂秦王曰為王計者不攻周攻

秦攻周而周最謂秦王曰為王計者不攻周攻

秦攻周而周最謂秦王曰為王計者不攻周攻

秦攻周而周最謂秦王曰為王計者不攻周攻

秦攻周而周最謂秦王曰為王計者不攻周攻

秦攻周而周最謂秦王曰為王計者不攻周攻

秦攻周而周最謂秦王曰為王計者不攻周攻

秦攻周而周最謂秦王曰為王計者不攻周攻

秦攻周而周最謂秦王曰為王計者不攻周攻

秦攻周而周最謂秦王曰為王計者不攻周攻

秦攻周而周最謂秦王曰為王計者不攻周攻

秦攻周而周最謂秦王曰為王計者不攻周攻



上下之分蕩然矣  
周最說秦王言攻  
周之利害而不言  
天王不當攻之義  
是習于戰國之俗  
者也

按戰國策作留  
其行注留不進  
也此還字恐是  
遲字之誤宋本  
作還

王應麟曰韓非子  
云周去秦為從春  
年而滅衛離魏為  
衡半載而亡是周  
滅于從衛亡于衡  
也

周合天下於齊則秦不王矣天下欲弊秦勸王攻周秦與天下

弊則令不行矣正義曰令音力政及秦欲攻周最說秦曰周天子之國雖有重器名寶

子之聲畏秦使諸侯歸於齊秦兵空弊於周則秦不王矣是天下欲弊秦故勸五十八年

三晉距秦周令其相國之秦以秦之輕也還其行正義曰以秦輕易

客謂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正義曰言秦之輕相秦欲知

三國之情公不如急見秦王曰請為王聽東方之變秦王必重

公重公是秦重周周以取秦也齊重則固有周聚以收齊徐廣曰

最亦古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正義曰按周聚事齊而和於齊周故得齊重今

秦信周發兵攻三晉正義曰三晉韓魏趙也以上至五十八年五十九

年秦取韓陽城負秦徐廣曰陽城有負秦聚○正義曰括地志云陽城洛州縣也負

西周恐倍秦與諸侯約從又類曰關東為從關西為橫孟康曰南北為從

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攻秦正義曰

令秦無得通陽城秦昭王

怒使將軍摎攻西周漢書百官表曰前後左右將軍皆西周君奔秦正義曰

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索隱曰秦昭王之秦受其獻

歸其君於周周君王赧卒宋忠曰諡曰西周武公○索隱曰非也徐以西周武公

狐徐廣曰愚音暉愚狐聚與陽人聚相近在洛陽南百五十里梁新成之闕○索隱曰西周蓋

東西周徐廣曰周比亡之時凡七縣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正義曰括地志

後七歲秦莊襄王滅

東西周云故穀城在洛州河南縣西北十八里苑中河陰縣城本漢平陰縣在洛州洛陽

後天下無主三十五年七雄並爭至秦始皇立天下一統十五年海內咸歸於漢矣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

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

增補已巳平水

周本紀

二十三

鳳文館



東徙于洛邑。所謂周公葬我畢畢在鎬東南杜中。徐廣曰一作杜秦滅

周漢興九十有餘載。天子將封太山東巡狩至河南求周苗裔

封其後嘉三十里地。號曰周子南君。瓚曰汲冢古文謂衛將軍文子為子南

如衛命子南為侯秦并六國衛最為後疑嘉是衛後故比子南而稱君也。正義曰括地志云

周承休城一名梁雀鳩在汝州梁縣東北二十六里。帝王世紀云漢武帝元鼎四年東巡河洛

思周德乃封姬嘉三千戶。地方三十里。為周子南君。以奉周祀。元鼎三年嘉弟昭進爵為承休

侯。在此城也。平帝元始四年進為鄭公。光武建武三年封。瓚觀為衛公。瓚師古云子南其封邑

之號。故總言周子南君。按自嘉以下皆比列侯以奉其先祭祀。徐廣曰自周亡乙

姓姬氏著在史傳。瓚言子南為氏恐非。已至元鼎四年戊

辰一百四十四年。漢之九十四

年也。漢武元鼎四年封周後也。

索隱述贊曰周後居邠太王作周丹開雀錄火降鳥流三分既有八百不謀。蒼兕誓衆白魚

入舟大師抱樂箕子拘囚成康之曰政簡刑措南巡不還西服莫附共和之後王室多故繁

孤興謠龍萊作蠹頰帶挂禍實頃周祚。

蘇子古史曰傳曰夏之政尚忠商之政尚質周之政尚文而仲尼亦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

文哉。吾從周。余讀詩書歷觀唐虞至于夏商以為自生民以來天下未嘗一日而不趨於文

也。文之為言猶曰萬物各得其理云爾。父子君臣之間兄弟夫婦之際此文之所由起也。昔

者生民之初父子無義君臣無禮兄弟不相愛夫婦不相保天下紛然而淆亂忿鬪而相苦

文理不著而人倫不明然後反而求其所安屬其父子而列其君臣聯其兄弟而正其夫婦

至於虞夏之世乃益去鄙野之制然猶以天子之尊飯土瑠啜土飴土塔三尺茅決不剪至

於周而後大備其粗始於父子之際其精布於萬物其用甚廣而無窮蓋其當時莫不自謂

文於前世而後之人乃更以為質也後世乃以為用文之弊夫自唐虞以至於周漸而入於

為法

也

文至周而文極於天下當唐虞夏商之世蓋將求周之文而其弊有所未至非有所謂質與

也君子有曰不文以從唐虞夏商之質夫唐虞夏商之質蓋將求周之文而未至非所以

為法

也

文至周而文極於天下當唐虞夏商之世蓋將求周之文而其弊有所未至非有所謂質與



史記評林卷之四終

巖谷修 岡千仞 石川鴻齋 同校

史記評林卷之五

秦本紀第五

索隱曰秦雖嬴政之祖本西戎附庸之君豈以諸侯之邦而與五帝三王同稱本紀斯必不可降為秦世家

秦之先帝顛頊之苗裔孫曰女脩正義曰黃帝之孫號高陽氏女脩織玄鳥隕

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索隱曰女脩顛頊之裔女吞而後而贏姓蓋其族也則秦趙宜祖少昊氏○正義曰列女傳云陶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註云陶子者臯陶之子伯益也按此即知大業是臯陶大業取少

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索隱曰扶味反一音祕尋費後以為氏則扶味反為得此即秦趙之祖贏姓之先一名伯翳尚書謂

之伯益系本漢書謂之伯益是也尋檢史記上下諸文伯翳與伯益是一人不疑而陳杞系家即叙伯翳與伯益為一未知太史公疑而未決邪抑亦謬誤爾與禹平水

士已成帝錫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為輔帝舜曰咨爾

費贊禹功其賜爾皐游索隱曰游音旒謂賜以皂色旌旒之旒色與玄玉色副言其天功成也然其事亦當有所出爾後

嗣將大出索隱曰出猶生也言爾後嗣繁昌將大生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徐廣

曰皇甫謐云賜之玄玉妻以姚姓之女也

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為栢

翳舜賜姓嬴氏大費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實鳥俗氏二曰若木

按秦本紀為戰國策所掩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 增評

補歸有光曰秦本紀與始皇本紀當為一如周紀始后稷也以簡帙多始皇自為紀

又曰秦本紀方成一篇文字秦以前本紀舊史皆亡故多湊合秦雖暴亂而史職不廢太史公當有所本也

方苞曰秦紀多誇詡其世系事蹟獨詳於列國而於他書無徵蓋史之舊也

按史通云嬴自伯翳至于莊王爵乃諸侯而名隸本紀合以莊王以上別作秦世家

按秦本紀為戰國策所掩

增補史記平本

卷五

秦本紀

一

鳳文館藏



按考要云古人郊禘祈嗣以女為至日為候祈而適孕乃生大業耳

按考要云大戴禮少典生黃帝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之孫何其子大業得上娶六世少典之子或曰少典國號或曰子者本其所自出猶左氏顓頊之子黎辛陽之才子元愷也

楊慎曰此必秦人自附會其說以神其姓裔耳與下蜚廉石棺同

王懿曰此却是約而該處

按此挿入趙事楊慎曰蜚廉助紂

實費氏

索隱曰以神衍鳥身人言故為鳥俗氏俗一作洛若木以王父字為費氏也

其玄孫曰費昌子孫或在

中國或在夷狄

索隱曰殷紂時費仲即昌之後也

費昌當夏桀之時去夏歸商為湯

御以敗桀於鳴條

大廉玄孫曰孟戲

中行今以孟仲分字當是二人名

鳥身人言

正義曰身體是鳥而能入言又云口及手足似鳥也

帝太戊聞而上之使御吉遂致

使御而妻之

自太戊以下

中行之後遂世有功

殷國故羸姓多顯

遂為諸侯其玄孫曰中湏

徐廣曰一作滑○正義曰中音仲湏音決宋忠註世

本云仲滑

在西戎保西垂

生蜚廉蜚廉生惡來

惡來有力

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

周武王之伐紂并殺惡來

是時

蜚廉為紂石北方

徐廣曰皇甫謐云作石椁於北方○索隱曰石下無字則不成文意亦無所見必是史記本脫皇甫謐尚得其說徐雖引之而竟不

還無所報為壇霍

太山

地理志云霍太山在晉州霍邑縣按在衛州朝歌之西方也

還無所報為壇霍

而報得石棺

正義曰紂既以崩無所歸報故為壇

銘曰帝

令處父不與殷亂

賜爾石棺以華氏死遂葬於霍太

山

皇甫謐云去疑縣十五里有冢常祠之○索隱曰言處父至忠國滅君死而不忘臣節故天賜石棺以光華其族事益非實譙周深所不信

蜚廉復有

為虐孟子明言戮之海隅矣焉得天降石棺之誕

子曰季勝

正義曰

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為宅臯狼

於周繆王得驥溫驪

徐廣曰溫一作盜駟案郭璞云為馬細頸驪黑色○索隱曰溫音盜徐廣亦作盜鄒誕生本作駟音陶劉氏音養盜驪竊也竊名竊驪為得之也

驪驪驪耳之駟

驪驪驪耳之駟

郭璞曰色如華而赤今名馬驪赤者為駟驪

索隱曰按穆王傳曰赤驥盜驪白義渠黃驪駟駟驪驪耳山子○正義曰驪音錄

侍樂而忘歸

郭璞曰紀年云穆王十七年西征於崑崙丘見西王母○正義曰括地志

崑崙丘在肅州酒泉縣南八十里十六國春秋云前涼張駿酒泉守馬

偃王作亂

地理志曰臨淮有徐縣云故徐國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謂號偃由此

徐

造父為繆王御長驅歸周以救亂

正義曰古史考云

造父族由此為趙

造父

徐廣曰趙城在河東永安縣○正義曰括地志云趙城今

秦本紀

造父

徐廣曰趙城在河東永安縣○正義曰括地志云趙城今

秦本紀

造父

徐廣曰趙城在河東永安縣○正義曰括地志云趙城今

秦本紀

造父

徐廣曰趙城在河東永安縣○正義曰括地志云趙城今

秦本紀

造父

徐廣曰趙城在河東永安縣○正義曰括地志云趙城今

秦本紀

造父

徐廣曰趙城在河東永安縣○正義曰括地志云趙城今

秦本紀

造父

徐廣曰趙城在河東永安縣○正義曰括地志云趙城今

秦本紀



君耳非行仁義之所感也

按造父趙衰輩廉皆嬴秦之祖

一本歸周下有

王維楨曰若此繳

提才明白不亂

余有丁曰按惡來

革者豈即惡來耶

但不宜復曰蜚廉

子既為武王誅死

又不宜曰早死

按駘與駘同王

車駕之官

氏自蜚廉生季勝已下五世至造父別居趙趙衰其後也惡來

革者蜚廉子也又蚤死有子曰女防女防生芴臯芴臯生太几太

几生大駘大駘生非子以造父之寵皆蒙趙城姓趙氏非子居犬丘徐

曰今槐里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犬丘故城一名槐里亦曰廢丘在雍州始平縣東南好馬

及畜正義曰好火到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

于汧渭之間正義曰汧音牽言於二水馬大蕃息孝王欲以為大駘適

嗣申侯之女為大駘妻生子成為適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

酈山之女正義曰申侯之為戎胥軒妻正義曰胥軒生中涵以親故歸

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復與大駘妻生適子成申絡

重婚西戎皆服所以為王正義曰言申絡重婚直龍反西王其圖之於

是孝王曰昔伯翳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

亦為朕息駕朕其分土為附庸邑之秦徐廣曰今天水隴西縣秦亭也○

名秦嬴姓邑十三州志云秦亭秦公是也周太史儋云始周與秦國合而別故天子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

王維楨曰秦仲誅西戎即小戎之詩是也而朱子乃屬襄公誤矣

王維楨曰世父之志壯哉孝矣

按周無豐王闕本作為王蓋幽

豐字相近而又

適其時作幽似

矣然幽王妻申

后何以有繆嬴

廢申侯之女子為駘適者以和西戎秦嬴生秦侯秦侯立十年卒生

公伯公伯立三年卒生秦仲秦仲立三年周厲王無道諸侯或

叛之西戎反王室滅犬丘大駘之族周宣王即位徐廣曰秦仲乃

以秦仲為大夫誅西戎西戎殺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於戎

毛詩序曰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也有子五人其長者曰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昆

弟五人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

大駘地犬丘并有之為西垂大夫正義曰註水經云秦莊公伐西戎破之周

云秦州上邽縣西南九十里漢隴西郡縣是也莊公居其故西犬丘生子三人其長男世父世

父曰戎殺我大父仲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遂將擊戎讓其

弟襄公襄公為太子莊公立四十四年卒太子襄公代立襄公

元年以女弟繆嬴為豐王妻襄公二年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汧城在隴州

汧即此城戎圍犬丘世父擊之為戎人所虜歲餘復歸世

父七年春周幽王用褒姒廢太子立褒姒子為適數欺諸侯諸

侯皆叛

增補史記平水 卷五十一 秦本紀 三



耶

侯叛之。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酈山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正義曰：周平王徙居王城，即雒也。詰云：我上澗水東瀍水西者也。

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

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

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乃用駟駒黃牛羴羊各

三。徐廣曰：赤馬。黑鬣曰駟。諸侯自以居西時。西時縣名。故作西時。祠百帝時止也。祠上帝。西時。

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生文公。文公元年居西

垂宮。正義曰：即上西縣是也。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東獵。四年至汧渭之會。

曰：昔周邑我先秦嬴於此。後卒獲為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

即營邑之。十年初為酈時。徐廣曰：按漢書郊祀志云：酈時，秦文公夢黃蛇自天而下，屬之地，止於酈。行史敦以為神，故立時也。○正義曰：括地志云：三時原在岐州。雍縣南二十里。封禪書云：秦文公作酈時。襄公作西時。靈公作吳陽上時。並此原上因名也。

用三牢。十三年初有史以紀事。民

多化者。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敗走。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

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十九年得陳寶。

索隱曰：按漢書郊祀志云：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

余有丁曰：秦法自來慘刑，蓋夷狄之故俗也。

有二族之罪。

張晏曰：父母兄弟妻子也。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也。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

徐廣曰：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圖大牛上生樹。本有牛從木中出。後見於豐水之中。○正義曰：括地志云：大梓樹在岐州陳倉縣南十里倉山上。錄異傳云：秦文公時，雍南山有大梓樹。文公伐之，輒有大風。雨樹生合，不斷。時有一人病夜往山中，聞有鬼語，樹神曰：秦若使人被髮以朱絲繞樹，伐汝，汝得不困。耶樹神無言。明日病人語聞公，如其言伐樹，斷中有一青牛，走出入豐水中。其後牛出豐水中，使騎擊之，不勝。有騎隨地復上，髮解，牛畏之，入不出。故置鬣頭。漢魏晉因之。武都郡立怒特祠，是大梓牛神也。按今俗畫青牛，障是。四十八年

文公太子卒，賜諡為靖公。徐廣曰：文公之四十四年魯隱之元年。靖公之長子為太子。

是文公孫也。五十年文公卒，葬西山。徐廣曰：皇甫謐云：葬於西山。在今隴西之西縣。淨公子立。

是為寧公。徐廣曰：一作曼。寧公二年公徙居平陽。徐廣曰：郿之平陽亭。○正義曰：帝

縣有陽平鄉，鄉內有平陽聚。括地志云：平陽故城在岐州岐山縣西四十六里。秦寧公徙都之處。遣兵伐蕩社。徐廣曰：蕩音湯。社一作號曰：毫王益成湯之胤。其邑曰蕩社。徐廣云：一作湯社。言湯邑在杜縣之界。故曰湯社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雍州三原縣有湯臺。又有湯臺在始平縣西北八里。按其國益在三原。始平之



界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蕩社皇甫謐云亳王號湯西夷之國也四年魯公

子翬弒其君隱公正義曰翬音暉即羽父也十二年伐蕩氏取之寧公生十歲

立立十二年卒葬西山正義曰括地志云秦寧公墓在岐州陳倉縣西北三十七里秦陵山帝王世紀云秦寧公葬西山大麓故號秦陵山

也按文公亦葬西山蓋秦陵山也生子三人長男武公為太子武公弟德公同母魯

姬子生出子正義曰德公母號魯姬子寧公卒大庶長弗忌威壘正義曰力三父

廢太子而立出子為君出子六年三父等復共令人賊殺出子

出子生五歲立立六年卒三父等乃復立故太子武公元年伐

彭戲氏正義曰戲音許宜反戎號也蓋同州彭衙故城是也至于華山下正義曰即華嶽之下也居平陽封宮

正義曰封宮在岐州平陽城內也

三年誅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殺出子也鄭高渠

昧殺其君昭公索隱曰春秋魯桓公十七年左傳作高渠彌也十年伐邾莒戎初縣之地理志云隴西有上邽縣應劭曰即邽戎邑也冀縣屬天水郡十一年初縣杜鄭地理志云京兆有鄭縣杜縣也○正義曰括地志云下杜故城在雍州長安縣東南九里古杜伯國華州鄭縣也毛詩譜云鄭國者周畿內之地宣王封其弟於咸林之地是為鄭桓公按秦得皆縣之滅小虢班固曰西虢在雍州○地理志云故虢城在岐州陳倉縣東四十里次西十餘里又有城亦名虢城與地志云此虢文王母弟虢叔所封是曰西虢按此虢滅時陝州之虢猶謂之小虢又云小虢之別種十

按夷三族與上初有三族之罪相呼應

三年齊人管至父連稱等殺其君襄公而立公孫無知晉滅霍

魏耿索隱曰春秋魯閔公元年左傳云晉滅魏魏滅霍又曰賜趙夙耿賜畢萬魏杜預註曰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永安縣東北有霍太山三國皆姬姓○正義曰括地志云霍晉州霍邑縣又春秋時霍伯國韋昭云霍姬姓也括地志云故耿城今名耿倉城在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二里故耿國也都城記云耿嬴姓國也齊雍廩殺無

知管至父等正義曰雍於宮及廩力甚反是雍林邑人姓名也而立齊桓公齊晉為彊國十九

年晉曲沃始為晉侯索隱曰晉穆侯少子成師居曲沃號曲沃桓叔至武公稱滅晉侯緡始為晉君也齊桓公伯於

郵正義曰伯音霸二十年武公卒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從死者六十

六人有子一人名曰白白不立封平陽正義曰即雍平陽也平陽時屬雍在岐州解在上也立

其弟德公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徐廣曰今縣在扶風大鄭宮正義曰括地志云岐州雍縣南七里故雍城秦

德公大鄭宮城也

以犧三百牢祠郵時上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正義曰卜居雍之後

國益廣大後代子孫得東飲馬於龍門之河

梁伯芮伯來朝索隱曰梁嬴姓芮姬姓梁國馮翊夏陽芮國馮翊臨晉○正義曰括地志云南芮鄉故城在同州朝邑縣南三十里又有北芮城皆古芮伯國鄭玄云周同姓之國在畿內為王卿士者左傳云桓公三年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故逐之出居魏今按州芮城縣界有芮國城

蓋是殷末虞芮爭田之芮國是也

二年初伏孟康曰六月伏日初也周時無至此乃有之○正義曰六也曆忌釋云伏者何以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水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立秋以金代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故曰伏也以







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智也境內將服夫誰暇笑哉遂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

桓公會諸侯於葵丘正義曰括地志云葵丘在曹州考城縣東南一里一百五十步重耳夷吾出犇正義曰重耳奔翟夷吾奔少梁也九年齊

晉獻公卒立驪姬子奚齊其臣里克殺奚齊荀息立卓子徐廣曰一作克又殺卓子及荀息夷吾使人請秦求入晉於是繆公許之使百里傒將兵送夷吾夷吾謂曰誠得立請割晉之河西八城與秦正義曰謂同華等州地及至已立而使丕鄭謝秦背約不與河西城而殺里克丕鄭聞之恐因與繆公謀曰晉人不欲夷吾實欲重耳今背秦約而殺里克皆呂甥卻芮之計也願君以利益召呂卻呂卻至則更入重耳便繆公許之使人與丕鄭歸召呂卻呂卻等疑丕鄭有間乃言夷吾殺丕鄭丕鄭子丕豹奔秦說繆公曰晉君無道百姓不親可伐也繆公曰百姓苟不便何故能誅其大

按飢穰更事五字句法字法俱工

董份曰更事言更相有也同一勸與而奚之言大

按此是謂汎舟之役

王維楨曰秦與晉粟是晉不與非是晉君終為秦虜聽臣計可不慎哉

王蓋曰不數語而兩君戰反覆如畫

臣此其調也

正義曰調音徒聊又言能誅大臣丕鄭云是夷吾於百姓調和也劉伯莊音徒予反按調選也邪臣誅忠臣用是夷吾能調選兩通也不

聽而陰用豹十二年齊管仲隰朋死晉旱來請粟丕豹說繆公

勿與其飢而伐之繆公問公孫支服虔曰秦大夫公孫子桑支曰飢穰更事

耳不可不與問百里傒傒曰夷吾得罪於君其百姓何罪於是

用百里傒公孫支言卒與之粟以船漕車轉自雍相望至絳賈逵

曰雍秦國都絳晉國都也十四年秦飢請粟於晉晉君謀之羣臣號射曰正義曰射音石

因其飢伐之可有大功晉君從之十五年興兵將攻秦繆公

發兵使丕豹將自往擊之九月壬戌與晉惠公夷吾合戰於韓

地正義曰左傳云僖公十五年秦晉戰于韓原秦獲晉侯以歸括地志云韓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十八里十六國春秋云魏顆夢父結草抗秦將杜回亦在韓原晉君

弃其軍與秦爭利還而馬驚正義曰驚音致又救利反國語云晉師潰戎馬還澤而止韋昭云澤深泥也繆公

與麾下馳追之不能得晉君反為晉軍所圍晉擊繆公繆公傷

於是岐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壘解圍遂脫繆公而反生

得晉君初繆公以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二百餘人正義



校正身言前

王維楨曰人種德緩急終有賴

按上兩書梁伯芮伯來朝至此書秦滅梁芮不特文字呼應有深意在

曰括地志云野人塢在岐州雍縣東北二十里按野人盜馬食處因名焉

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救之三百人者

聞秦擊晉皆求從從而見繆公窘亦皆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

德於是繆公虜晉君以歸令於國齋宿吾將以晉君祠上帝周

天子聞之曰晉我同姓為請晉君夷吾姊亦為穆公夫人夫人

聞之乃衰經跣曰妾兄弟不能相救以辱君命繆公曰我得晉

君以為功今天子為請夫是憂乃與晉君盟許歸之更舍上舍而

饋之七牢賈逵曰諸侯饗饋七牢牛一羊一豕一為一牢也十一月歸晉君夷吾夷吾獻其河

西地使太子圉為質於秦秦妻子圉以宗女是時秦地東至河

正義曰晉河西八城入秦秦東境至河即龍門河也

十八年齊桓公卒二十年秦滅梁芮正義曰梁芮國皆在同州秦得其地又滅二國之君

二十二年晉公子圉聞晉君病曰梁我母家也正義曰梁伯之女也而秦滅之我兄弟多即君百歲後秦必留我而晉輕亦更

立他子子圉乃亡歸晉二十三年晉惠公卒子圉立為君秦怨

圍去乃迎晉公子重耳於楚而妻以故子圉妻重耳初謝後

乃受繆公益禮厚遇之二十四年春秦使人告晉大臣欲入重

耳晉許之於是使人送重耳二月重耳立為晉君是為文公文

公使人殺子圉子圉是為懷公其秋周襄王弟帶以翟伐王王

出居鄭正義曰王居于汜邑也二十五年周王使人告難於晉秦繆公將

兵助晉文公入襄王殺王弟帶二十八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

正義曰衛地也三十年繆公助晉文公圍鄭正義曰左傳云僖公三十年晉侯秦伯圍鄭杜預云文公亡過鄭鄭

不禮之鄭使人言繆公曰亡鄭厚晉於晉而得矣而秦未有利晉

之疆秦之憂也繆公乃罷兵歸晉亦罷二十二年冬晉文公卒

鄭人有賣鄭於秦曰我主其城門鄭可襲也繆公問蹇叔百里

僂對曰徑數國千里而襲人希有得利者且人賣鄭庸知我國

人不有以我情告鄭者乎不可繆公曰子不知也吾已決矣遂

發兵使百里僂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兵行日

蘇轍曰秦穆公東平晉亂西伐諸戎有伯者之風矣然聽犯子之計違蹇叔而用孟明千里襲鄭覆師於殺雖悔過自咎列于周書而不能東征諸夏以終成伯業於乎穆公賢君也兵一不義而幾至于狼狽不能與桓文

曾補已記平水

秦本紀

八

二風文官歲



齒而况其下乎

百里傒蹇叔二人哭之。繆公聞怒曰：孤發兵而子沮哭吾軍，何也？正義曰：沮自召反沮毀也。左傳云：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不見其入也。二老曰：臣非敢沮君軍，軍行臣

子與往。臣監本作吾。○正義曰：與音預。臣老遲還，恐不相見，故哭耳。二老退，謂其

子曰：汝軍即敗，必於殺阨矣。正義曰：殺音故。交反。阨音厄。春秋云：魯僖公二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殺阨。地志云：二殺山

又名欽岑山，在洛州永寧縣西北二十里，即古之殺道也。二十三年春，秦兵遂東，更晉地，過周北門。

周王孫滿曰：秦師無禮。正義曰：左傳云：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杜預云：王城北門也。謂過天子門，不卷甲束兵，超乘示勇也。不敗，何待？兵至滑。

正義曰：為八反。括地志云：緱氏故城在洛州緱氏縣東二十五里，滑伯國也。韋昭云：姬姓，小國也。鄭賈賣賈人弦高。正義曰：賣麥卦反。賈音古。左傳作商人也。弦高，人姓名。持十二牛，將賣之。

周見秦兵，恐死虜，因獻其牛。曰：聞大國將誅鄭，鄭君謹修守禦，備使臣以牛十二勞軍士。秦三將軍相謂曰：將襲鄭，鄭今已覺

之，往無及已。滅滑，滑晉之邊邑也。當是時，晉文公喪尚未葬，太

子襄公怒曰：秦侮我孤，因喪破我滑，遂黑衰絰，發兵遮秦兵於

殺阨，擊之大破秦軍，無一人得脫者。虜秦三將，以歸。文公夫人秦

女也。服虔曰：繆公女。為秦三囚，將請曰：繆公之怨此三人，入於骨髓，願令

此三人歸，令我君得自快。烹之。晉君許之。歸秦三將，三將至，繆

公素服郊迎，嚮三人哭曰：孤以不用，百里傒蹇叔言以辱三子，

三子何罪乎？子其悉心雪恥，毋怠。遂復三人官秩如故，愈益厚

之。三十四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繆公於是復使孟

明視等將兵伐晉，戰於彭衙。杜預曰：馮翊郿陽縣西北有衙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彭衙故城在同州白水縣東北六十里。秦不利，引兵歸。戎王使由余於秦。

正義曰：戎人姓名。由余其先晉人也。亾

入戎，能言。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

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

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

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土聖黃帝作

為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

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

增補史記平水 卷五 秦本紀 九 鳳文官載

諛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以不信得厚賞，義者非為也。遂與其屬從東夷終身不及。

柯繼騏曰：李善注東京賦引史記謂繆公示之以宮室引之登二休之臺由余曰：臣國土階三尺茅茨不翦，寡君猶謂作之者勞，居之者逸，此臺若鬼云云，其語比此為詳，今所傳史記本無之，豈為後人所刪省，或指秦時

增補史記平水 卷五 秦本紀 九 鳳文官載

增補史記平水 卷五 秦本紀 九 鳳文官載



之史乎。王季曰由余言治類老子偏殿不樂于道然能行其意耳。余有丁曰按太史公承傳多累節至若傳所無雜見他書及舊所得聞者獨詳之以傳自成書也。王韋曰奪其志疏其間失其期鼎足文法。

怨而相篡弑。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漢書百官表云內史周官也。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內史廖曰。戎王處辟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徐廣曰奪一作御。為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繆公

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正義曰按牀在穆公左右相連而坐謂之曲席也。傅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登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人。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

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正義曰韓國云秦穆公都地方三百里。并國十四。僻地千里。龍西北地都是也。三十六年繆公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船。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郿。徐廣曰左傳作郿駟案服虔曰此晉地不能存。正義曰郿音

康海曰戎使由余觀秦終竭謀慮滅其舊疆豈鍾儀操南音樂毅不謀燕國之士哉秦穆公之用由余而闢戎之訓矣。按秦之能伯穆公之賢而秦故強耳世乃以焚舟之勇為美談不知秦晉報復暴兵千里更四君而不休皆孟明啓之耳孰謂其有功乎晉哉張之象曰既叙悔過之事又為君子言贊之此左氏法也。金履祥曰按伐滅西戎蓋國十二此非一時蓋史記摭叙于此年之下以見天子賜賚之由揚循吉曰當時稱賢君固未有出繆公之右者而其亡也三良殉而黃鳥之詩哀或以為此

郊左傳作郊杜預云書取言易也括地志云王官故城在同州澄城縣西北九十里又云南郊故城在縣北十七里又有北郊故城又有西郊古城左傳云文公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郿也括地志云蒲州猗氏縣南二里又有王官故城亦秦伯取者上文云秦地東至河蓋猗氏王官是也。以報殺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渡河。徐廣曰茅津在太陽。正義曰括地志云茅津在陝州河北縣太陽縣也渡河自茅津南。封殺中尸。賈逵曰封識之。正義曰左傳云秦伯伐晉濟河焚舟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殺尸而還杜預云封埋藏也。為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無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謀黃髮番番。正義曰音婆字當作幡幡白頭貌言髮白而更黃故云黃髮番番以申思謂蹇叔百里奚也。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君子聞之皆為垂涕曰嗟乎秦繆公之與人周也。服虔曰周備也。卒得孟明之慶。二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繆公以金鼓。二十九繆公卒葬雍。皇覽曰秦繆公冢在雍州城內括地志云秦穆公冢在岐州雍縣東南二里。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

之良臣子輿氏三人。正義曰毛萇云良善也二善臣也左傳云子車氏之三子杜預云子車秦大夫氏。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正義曰行音胡郎及鍼音其廉及應劭云秦穆公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

秦本紀

秦本紀

秦本紀

秦本紀

秦本紀



繆公之遺命也其諾及公薨皆從死黃鳥詩所為作也杜預云以入葬為殉也括地志云三良冢在岐州雍縣一里故城內

秦人哀之為作歌黃鳥之言過矣繆公之干晉也怨其君而矜其民不忍其飢而死也繆公之干秦也自悔其過不忍殺敗軍之三大夫豈以無罪之三大夫而命之從死必不然也惟孫秦山止責康公而不及其他此為得其情者按魏人哀三良云功名不可為忠義我所安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生時等榮樂既歿同憂患誰言損軀易殺身誠獨難味詩人之旨則知三良下從穆公實出其感恩狗生之誼初非有遺之者然後知東坡之論所謂

秦人哀之為作歌黃鳥之

詩君子曰秦繆公廣地益國東服彊晉西霸戎夷然不為諸侯

盟主亦宜哉死而弃民收其良臣而從死且先王崩尚猶遺德

垂法況奪之善人良臣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不能復東征

也穆公子四十人其大子營代立是為康公康公元年往歲繆

公之卒晉襄公亦卒襄公之弟名雍秦出也正義曰雍母秦女故言出秦也在秦

晉趙盾欲立之使隨會來迎雍正義曰韓昭云隨會晉正卿士為之孫成伯之子李武子也食采於隨范故曰隨會或曰范會晉立襄公

秦以兵送至令狐杜預曰在河東○正義曰令音零括地志云令狐故城在蒲州猗氏縣界十五里也晉立襄公

子而反擊秦師秦師敗隨會來奔二年秦伐晉於武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故

六年秦伐晉取羈馬服虔曰戰於河曲大敗晉軍晉人患隨會在秦為亂乃使魏雋餘詳反服虔曰晉之魏邑大夫○正義曰雙音受又作雙音同詳音羊合謀會詐而得

會遂歸晉康公立十二年卒子共公立索隱曰名微十代至靈公又並失名共公二

年晉趙穿弒其君靈公三年楚莊王彊北兵至雒問周鼎共公

立五年卒子桓公立桓公三年晉敗我一將十年楚莊王服鄭

北敗晉兵於河上當是之時楚霸為會盟合諸侯二十四年晉

厲公初立與秦桓公夾河而盟歸而秦倍盟與翟合謀擊晉二

十六年晉率諸侯伐秦秦軍敗走追至涇而還桓公立二十七

年卒子景公立徐廣曰世本云景公名后伯車也○索隱曰景公已下名又錯亂始皇本紀作哀公景公四年晉欒書

弒其君厲公十五年救鄭敗晉兵於櫟杜預曰晉地也○正義曰櫟音歷括地志云洛州陽翟縣古櫟邑也

是時晉悼公為盟主十八年晉悼公彊數會諸侯率以伐秦敗

秦軍秦軍走晉兵追之遂渡涇至械林而還徐廣曰械音域駟案杜預曰秦地也二十

七年景公如晉與平公盟已而背之三十六年楚公子圍弒其

君而自立是為靈王景公母弟后子鍼正義曰音鉗有寵景公母弟

富或譖之恐誅乃奔晉車重千乘晉平公曰后子富如此何以

自亾對曰秦公無道畏誅欲待其後世乃歸二十九年楚靈王

增補史記平水

秦本紀

十一

史記文官

三子之狗君亦猶齊二客之從田橫其說固有

王維棟曰上報殺之役此報冷狐之役俱有收拾



疆會諸侯於申。正義曰在鄧州南陽縣二十里為盟主殺齊慶封景公立四十年卒

子哀公立。索隱曰始皇本紀作瑯公后子復來歸秦哀公八年楚公子弃疾弑

靈王而自立是為平王十一年楚平王來求秦女為太子建妻

至國女好而自娶之十五年楚平王欲誅建建亡。正義曰太子建亡之鄭鄭殺之

伍子胥奔吳晉公室界而六卿疆欲內相攻是以久秦晉不相

攻三十一年吳王闔閭與伍子胥伐楚楚王亡奔隨吳遂入郢

楚大夫申包胥來告急。正義曰包胥姓公孫封於申故號申包胥左傳云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

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七日不食日

夜哭泣。正義曰左傳云申包胥對秦伯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

乃於是秦乃發五百乘救楚。正義曰左傳魯定公五年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敗吳師於軍祥敗吳

師吳師歸楚昭王乃得復入郢哀公立二十六年卒太子夷公

夷公蚤死不得立立夷公子是為惠公惠公元年孔子行魯相

事五年晉卿中行范氏反晉晉使智氏趙簡子攻之范中行氏

許應元曰多一夷公字文氣自好

王韋曰以下叙秦晉之勢蓋秦之所以強者以晉分為三也

亡奔齊惠公立十年卒子悼公立悼公二年齊臣田乞弑其君

孺子立其兄陽生為悼公六年吳敗齊師齊人弑悼公立其子

簡公九年晉定公與吳王夫差盟爭長於黃池卒先吳。徐廣曰外傳云吳王

先吳疆陵中國十二年齊田常弑簡公立其弟平公常相之十

三年楚滅陳秦悼公立十四年卒子厲共公立孔子以悼公十

二年卒厲共公二年蜀人來賂十六年壅河旁以兵二萬伐大

荔取其王城。徐廣曰今之臨晉也臨晉有王城○正義曰荔音庚括地志云同州東三十里朝邑縣東三十步故王城大荔近王城邑二十一

年初縣頻陽。地理志云馮翊有頻陽縣○正義曰括地志云頻陽故城在雍州同官縣界古頻陽縣城也晉取武成二十

四年晉亂殺智伯分其國與趙韓魏二十五年智開與邑人來

奔。徐廣曰一本二十六年城南鄭也○正義曰開智伯子伯被趙襄子等滅其國其子與從屬來奔秦三十三年伐義渠虜其王

應劭曰義渠北地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寧慶二州春秋及戰國時為義渠戎國之地也三十四年日食厲共公卒子躁

公立躁公二年南鄭反。正義曰南鄭今梁州所理縣春秋及戰國時其地屬於楚十三年義渠來伐

至渭南十四年躁公卒立其弟懷公。索隱曰厲共公子也生昭太子懷公未立而卒太子之子是為靈公懷公



四年庶長鼂正義曰長丁丈反鼂竹遙反鼂人名也劉伯莊音朝與大臣圍懷公懷公自殺懷公

太子昭子蚤死大臣乃立太子昭子之子是為靈公索隱曰生靈公也

靈公懷公孫也靈公六年晉城少梁秦擊之十三年城籍姑正義曰括地志云籍姑故地在同州韓城縣北三十五里

靈公卒子獻公不得立獻公名立靈公季父悼

子是為簡公簡公昭子之弟而懷公子也索隱曰簡公懷公季父也子惠公立始皇本紀云靈公

生簡公諱也又紀年云簡公九年卒次敬公立十二年卒乃立惠公正義曰劉伯莊云簡公是昭子之弟懷公之子厲公之孫今史記為簡公是厲公子者抄寫之誤簡公

六年令吏初帶劍正義曰春秋官吏各得帶劍灃洛城重泉地理志云重泉縣屬馮翊

志云重泉故城在同州蒲城縣東南四十五里也徐廣曰表云十五年也子惠公立惠公十二年

子出子生十三年伐蜀取南鄭惠公卒出子立出子二年庶長

改迎靈公之子獻公于河西而立之正義曰西者秦州西縣秦之舊地時獻公在西縣故迎之殺出

子及其母沈之淵旁秦以往者數易君君臣乖亂故晉復疆奪

秦河西地正義曰奪前所上八地也獻公元年徐廣曰丁酉止從死二年城櫟陽徐廣曰徒都之

今萬年是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櫟陽故城一名萬年城在雍州東北百二十里櫟陽漢七年分櫟陽城內為萬年縣隋文帝開皇三年遷都於龍首川今京城也改萬年為大興縣至唐武

王維楨曰秦獻公止從死仁哉

余有丁曰按紀年云簡公九年卒次敬公立十二年卒乃立惠公與此不同

歸震川曰周太史儋語已見周記而此重出雖當載秦紀周紀亦不可少

按太史公紀秦

斬首之數九十一處以秦之尚

首功也不言其暴而其暴自見

許應元曰叙孝公又自一境界

按小國十餘謂魯宋邾滕等國

王維楨曰叙先世穆公政績詞簡而壯

德元年又改曰萬年年置在州東七里四年正月庚寅孝公生十一年周太史儋見獻公

曰周故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歲復合合七十七歲而霸王出

十六年桃冬花十八年雨金櫟陽正義曰言雨金於秦國都明金瑞見也二十一年與

晉戰於石門正義曰括地志云堯門山俗名石門在雍州三原縣西北三十三里上有路其狀若門故老云堯鑿山為門因名之武德年中於此山南置石門縣貞觀年中改為雲陽縣斬首六萬天子賀以黼黻周禮曰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二十三年與

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正義曰在戈反二十四年獻公卒徐廣曰表云二十三年

子孝公立索隱曰名渠梁年已二十一歲矣孝公元年徐廣曰庚申也河山

以東疆國六與齊威楚宣魏惠燕悼韓哀趙成侯並淮泗之間

正義曰並白浪反謂淮泗二水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正義曰楚北及魏西與秦相接北自梁州漢中郡南有巴渝過江南有黔中巫

郡也魏西界與秦相接南自華州鄭縣西北過渭水濱洛水東魏築長城自鄭濱洛

岸向北有上郡鄜州之地皆築長城以界秦境洛即漆沮水也

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併

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

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



洪邁曰七國虎爭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然六國所用相皆其宗族及國人獨秦不然始與謀國開伯業者魏人公孫鞅也其

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正義曰即龍門河也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異賀為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蹀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乃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之獮王地理志云天水有獮道縣應劭曰獮戎邑音桓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監正義曰監甲曹友閭人也求見孝公二年天子致胙三年衛鞅說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孝公善之甘龍杜摯等弗然相與爭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為左庶長其事在商君語中七年與魏惠王會社平正義曰在同州澄城縣界也八年與魏戰元里正義曰元里在州澄城縣界有功十年衛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地理志曰河東有安邑縣○正義曰括地志云安邑故城在絳州夏縣東北十五里本夏之都十二年作為咸

按孝公時已變封建矣

陽正義曰括地志云咸陽故城亦名渭城在雍州咸陽縣東十五里京城北四十五里即秦公徙都之者今咸陽縣古之杜郵白起死處築冀陽正義曰劉伯莊云冀猶記事關秦徙都之并諸小鄉聚正義曰萬二千五百家為鄉聚猶村落之類也集為大縣

開阡陌

開阡陌索隱曰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河東以東西為阡南北為陌東地渡洛十四年初為賦徐廣曰制貢賦之法也○索隱曰譙周云初為軍賦也十九年天子致伯正義曰伯音霸又如字孝公十九年天子始封爵為霸即太史儋云合七十七歲而

官率師會諸侯逢澤

官率師會諸侯逢澤徐廣曰開封東北有逢澤○正義曰括地志云逢澤亦名逢池在汴州浚儀縣東南十四里朝天子二十一年諸侯畢賀秦使公子少

衛鞅擊魏虜魏公子印封鞅為列侯號商君

衛鞅擊魏虜魏公子印封鞅為列侯號商君正義曰商州商洛縣在州東八十九里鞅所封也契

所封地

所封地二十一年齊敗魏馬陵有馬陵正義曰馬陵在汴州浚儀縣東南十四里二十二年

是歲誅衛鞅鞅之初為秦施法

是歲誅衛鞅鞅之初為秦施法正義曰為法不行太子

君立

君立索隱曰名駟是歲誅衛鞅鞅之初為秦施法正義曰為法不行太子



按秦策云孝公已死惠王代後蓋政有頃商君告歸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身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君之法是商君反為臣矣且大商君固大王之仇讐也願大王圖之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按秦隱註屋首官名恐非

犯禁鞅曰法之不行自於貴戚君必欲行法先於太子太子不可黥黥其傅師於是法大用秦人治及孝公卒太子立宗室多怨鞅鞅因以為反而卒車裂以徇秦國

其爵名一為公士二上造三簪最四不更五大夫六公大夫七官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關內侯二十徹矣 惠文君元年楚韓趙蜀人來朝二年天子賀三年

王冠正義曰冠音館禮記云年二十行冠禮也四年天子致文武胙齊魏為王索隱曰齊威王

五年陰晉人犀首為大良造正義曰犀首西地理志云華陰縣故陰晉秦惠王五年更名寧秦高祖八年更名華陰犀首官名姓公孫名行○索隱曰官名若虎牙六年魏納陰晉陰晉更名寧秦徐廣曰今之類姓公孫名行魏人也

七年公子卬與魏戰虜其將龍賈斬首八萬八年魏納河西地

九年渡河取汾陰皮氏地理志云二縣屬河東○正義曰渡河東取之括地志云汾陰故城俗名殷湯城在蒲州汾陰縣北也皮氏在絳州龍門縣西一里八十步與魏王會應正義曰應乙陵反括地志云故應城因應山為名即古皮氏城也

圍焦降之正義曰括地志云焦城在陝州城內東北百步因焦水為名周同姓所封左傳云虞虢滑霍陽韓魏皆姬姓也杜預云八國皆為晉所滅按武王克商封神農之後於焦而後封姬姓也十年張儀相秦魏納上郡十五縣正義曰今鄜綏等州也魏前納陰晉

次納同丹二州今納上郡而盡河西濱洛之地矣 十一年縣義渠正義曰地理志云北地郡義渠道秦縣也春秋時為義渠戎國之地周先公劉不密居之古西戎也歸魏焦曲沃正義曰括地志云曲沃在陝州縣西南三十二里因曲沃水為名按焦曲沃二城相近本魏地適屬秦今還魏故言歸也義渠君為臣更名少梁曰夏陽十二年初臘正義曰臘盧孟及十二月臘日也秦惠文王始效中國為之故云初臘猶禽獸以歲終祭先祖因立此日也風俗通云禮傳云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蜡漢改曰臘禮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十二年四月戊午魏君為王韓亦為王正義曰魏襄王韓宣惠王也

使張儀伐取陝出其人與魏十四年更為元年二年張儀與齊楚大臣會齧桑三年韓魏太子來朝張儀相魏五年王游至北

河徐廣曰戎地在河上○正義曰按王游觀北河至靈夏州之黃河也七年樂池相秦正義曰樂音岳池徒何反裴氏音他韓趙魏燕齊帥匈奴共攻秦秦使庶長疾與戰修魚虜其將申差正義曰修魚韓邑也年表云秦敗我修魚得韓將軍申差敗趙公子渴韓太子負斬首八萬二千八年

張儀復相秦九年司馬錯伐蜀滅之索隱曰蜀西南夷舊有君長故昌意娶蜀山氏女也其後有杜宇自立為王號蜀王開戰不勝為儀所滅之也伐取趙中都西陽地理志太原有中都縣○正義曰括地志云中都故縣在汾州平遙縣西十二里即西都也西陽即中陽也在汾州隰城縣東十里地理志云西都中陽屬西河郡此云伐取趙中都西陽趙世家云秦即取我西都及中陽年表云秦惠文王後

王維楨曰後世改元做此王維楨曰書張儀相魏相楚秦之誦計盡露矣魏楚何事乃為所愚哉



元九年取趙中都西陽安邑趙武靈王十年秦取中都安陽本紀十年韓太子蒼來

世家年表其縣名異年歲定同所伐唯一處故具錄之以示後學

伐取韓石章正義曰韓地名也伐敗趙將泥徐廣曰將一作莊○正義曰趙將名也伐取義渠

二十五城十一年韓里疾攻魏焦降之敗韓岸門斬首萬其將

犀首走公子通封於蜀徐廣曰是歲王赧元年○索隱曰華陽國志曰赧王元年秦惠王封子通國為蜀侯以陳莊為相徐廣所云亦據國

志而言燕君讓其臣子之十二年王與梁王會臨晉庶長疾攻趙

虜趙將莊張儀相楚十三年庶長章擊楚於丹陽虜其將屈匄

斬首八萬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楚圍雍氏秦使

庶長疾助韓而東攻齊到滿助魏攻燕正義曰滿或作蒲秦將姓名也十四年伐

楚取召陵丹犁臣蜀正義曰一戎號也臣伏於蜀蜀相殺蜀侯并丹犁二國降秦在蜀西南桃府管內本西南夷戰國時蜀滇國唐初置州丹州

也相壯殺蜀侯來降徐廣曰壯一作狀惠王卒子武王立索隱曰名蕩韓魏齊楚

越皆賓從徐廣曰越一作趙武王元年與魏惠王會臨晉徐廣曰表云哀王○正義曰按魏惠王卒已二十五年誅蜀相壯張儀魏章皆東出之魏伐義渠丹犁二年初置

丞相應劭曰丞者承也相助也韓里疾甘茂為左右丞相張儀死於魏三年與

楊慎曰此散從之深計

補方苞曰言二國臣屬於秦也與下

蜀相壯殺蜀侯來降韓魏齊楚趙皆

宿從文正相類正義丹犁臣蜀為句

則下文相壯不知何國之相且二國

臣蜀亦無為載於秦紀蜀壯殺蜀侯

來降據九年伐蜀滅之十一年公子

通封於蜀則秦所立也此年蜀相殺蜀侯來降則故蜀侯也史記多一事而異書非自相牴牾乃傳聞異辭莫由得其實故并存而不廢

鮑彪曰窺小視也同室浴邑蓋欲取之不正言耳言三川知其志不止鎔京也

韓襄王會臨晉外正義曰外謂臨晉城外外字一作水南公揭卒韓里疾相韓武王謂

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窺周室死不恨矣其秋使甘茂庶

長封伐宜陽正義曰在河南府福昌縣東十四里故韓城是也此韓之大郡伐取之三川路乃通也四年拔宜陽斬首

六萬涉河城武遂徐廣曰韓邑也○正義曰按此邑本屬韓近平陽韓世家云貞子居平陽九世至哀侯徙鄭楚世家云而韓猶服事秦者以先王墓

在平陽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故知近平陽魏太子來朝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

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絕膺徐廣曰一作脈○正義曰膺音頻忍反絕斷也膺膺骨也八月武

王死皇覽曰秦武王冢在扶風安陵縣西北畢陌中冢是也人以爲周文王冢非也周文王冢在杜中○正義曰括地志云秦悼武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北十五里也

族孟說武王取魏女為后無子立異母弟是為昭襄王索隱曰名則一名稷

昭襄母楚人姓芊氏號宣太后武王死時昭襄王為質於

燕燕人送歸得立昭襄王元年嚴君疾為相正義曰蓋封蜀郡嚴道縣因號嚴君疾名也

甘茂出之魏二年彗星見正義曰彗似歲反又先到反庶長壯與大臣諸侯公子

為逆皆誅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徐廣曰迎婦於楚者悼武王后出歸魏二年王冠與楚王會黃棘正義曰棘紀力反蓋在房襄二州也與楚上庸地理志云漢中有上庸縣○正義曰括地志云



上庸今房州竹山縣及金州是也。四年取蒲坂。正義曰：括地志云：蒲坂故城在蒲州河東縣南二里，即堯舜所都也。彗星見。五年

魏王來朝應亭。徐廣曰：魏世家云：會臨晉。正義曰：應音乙陵反。復與魏蒲坂。六年蜀侯輝反。

索隱曰：輝音暉。華陽國志曰：秦封王子輝為蜀侯。秦歸於王後母疾之加毒，以進王大怒，使司馬錯賜輝劍，此輝不同也。司馬錯定蜀。庶長

與伐楚，斬首二萬。涇陽君質於齊。索隱曰：名市。日食。晝晦。七年拔新

城。正義曰：楚世家云：懷王二十九年，秦復伐楚，大破楚軍，楚軍死二萬，殺我將軍景缺。年表云：秦敗我襄城，殺景缺。地志云：許州襄城縣，即古新城縣也。按世家年表，則新字誤作

襄。樛里子卒。八年使將軍芊戎攻楚，取新市。晉帝紀曰：江夏有新市縣。齊使章

子魏使公孫喜韓使暴為，共攻楚方城，取唐昧。索隱曰：暴為韓將姓名。趙破

中山，其君亾，竟死齊。魏公子勁、韓公子長為諸侯。索隱曰：別封之邑。比之諸侯猶商君

趙長安君然。九年孟嘗君薛文來相秦，與攻楚，取八城，殺其將景快。十

年楚懷王入朝，秦留之，薛文以金受免。正義曰：金受秦丞相姓名，免奪其丞相。樓緩

為丞相。十一年齊韓魏趙宋中山五國共攻秦。正義曰：蓋中山此時屬趙，故云五國也。

至鹽氏而還。徐廣曰：鹽一作監。正義曰：括地志云：鹽故城一名司鹽城，在蒲州安邑縣，按掌鹽地之官，因稱氏。秦與韓魏河北

及封陵以和。正義曰：年表云：秦與魏封陵，與韓武遂以和。按河外陝，魏曲沃等地，封陵在古蒲坂縣西南河曲之中，武遂平陽地也。彗星見

補於苞曰：九年文來相秦，十年免中，間無金受相秦事，金受名別無所見，恐傳寫之誤，蓋薛文以金受免而樓緩代相耳。

楚懷王走之趙，趙不受，還之秦，即死歸葬。十二年樓緩免，穰侯

魏冉為相。正義曰：括地志云：穰鄧州所理縣，即古穰侯國。予楚粟五萬石。十三年向壽伐韓，取

武始。地理志：魏郡有武始縣。正義曰：括地志云：武始故城在洛州武始縣西南十里。左更白起攻新城。正義曰：白起傳

長將而擊韓之新城。括地志云：洛州伊闕縣本是漢新城縣，隋文帝改為伊闕，在洛州南七十里。

五大夫禮出，奔魏，任鄙為漢中守。漢書百官表曰：郡守秦官。十四年左更白起攻韓魏於伊闕。正義曰：括地志

南十九里，註水經云：昔大禹疏龍門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關，伊水歷其間，故謂之伊闕。按今洛南猶謂之龍門也。

斬首二十四萬。虜公孫喜拔五城。十五年大良造白起攻魏，取垣，復予之。正義曰：垣音袁

以蒲坂與魏，魏以為垣，今又取魏垣，復與之，後秦以為蒲坂皮氏。攻楚取宛。十六年左更錯取軹及鄧。地理

志云：河南有軹縣，南陽有鄧縣。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軹城在懷州濟源縣東南十三里，故鄧城在懷州河陽縣西三十一里，並六國時魏邑也。按二城相連，故云及也。

冉免封公子市、宛、公子悝、鄧。索隱曰：悝號高陵君，初封於彭昭襄王弟也。魏冉陶為諸侯。十七

年城陽君入朝。正義曰：括地志云：濮州雷澤縣本漢城陽縣，古麻伯姬姓之國。周武王封弟季載於麻，其後遷城之陽也。及東周君

來朝，秦以垣為蒲坂皮氏。索隱曰：為當為，易益字訛也。正義曰：蒲坂今河東縣也。皮氏故縣在絳州龍門縣西一里八十步。王

之宜陽。十八年錯攻垣，河雍決橋取之。正義曰：蓋蒲坂皮氏又歸魏，魏復以為垣，今重攻取之也。徐廣曰



汲冢紀年云魏哀王二十四年改宜陽十九年王為西帝齊為東帝皆復去

之呂禮來自歸齊破宋宗王在魏死溫任鄙卒二十年徐廣曰秦

駟王之漢中又之上郡北河二十一年馬生年而死錯攻魏河內

魏獻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東賜爵赦罪人遷之涇陽君封宛

二十二年蒙武伐齊河東為九縣與楚王會宛與趙王會中陽

地理志西河有二十三年尉斯離與三晉燕伐齊尉斯離名也破之濟

西王與魏王會宜陽與韓王會新城二十四年與楚王會鄆正

日鄆於建夏又音偃括地志云故偃城又會穰秦取魏安城地理志云汝南有安城

安城在豫州汝陽縣東南十七里至大梁燕趙救之秦軍去魏冉免相二十五年拔

趙二城與韓王會新城與魏王會新明邑二十六年赦罪人遷

之穰侯冉復相二十七年錯攻楚赦罪人遷之南陽正義曰南陽及上

也白起攻趙取代光狼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光狼故城在今澤州高平縣西

西因蜀攻楚黔中正義曰今黔中拔之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

按涇陽君即市語復按古史河東上有取宗

按新明邑不詳其邑或新所取者故赦罪人遷之

鄆鄆赦罪人遷之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為南郡楚

王走周君來王與楚王會襄陵地理志云河南有襄陵縣白起為武安君三十

年蜀守若伐取巫郡正義曰括地志云巫郡在夔州東及江南為黔中郡

三十一年白起伐魏取兩城楚人反我江南正義曰黔中郡反歸楚三十二

年相穰侯攻魏至大梁破暴為斬首四萬為走魏入三縣請和

三十二年客卿胡傷攻魏卷蔡陽長社取之地理志云河南有卷縣潁川有

括地志云故卷城在鄭州原武縣西北七里即衛雅也蔡陽今豫州上蔡水之

陽破之可馬彪曰華陽亭名在密縣○索隱曰芒卯魏將燕周云孟卯也○正義曰括地

志云故華陽城在鄭州管城縣南三十里國語云史伯對鄭桓公虢鄆十邑華其一

也華陽即北城也按是時韓趙聚兵於華陽攻秦即此矣斬首十五萬魏入南陽以和徐廣曰河內修武

更名河內屬魏地荆州之南陽郡本屬韓地○正義曰括地志云懷獲嘉縣即古之南

陽杜預云在宜州山南河北故曰南陽秦破也卯軍斬首十五萬魏入南陽以和三十

四年秦與魏韓上庸地為一郡南陽免臣遷居之三十五年佐

韓魏楚伐燕初置南陽郡正義曰今鄧州也前已屬秦秦置南陽郡在漢水之北



予穰侯二十八年中更胡傷攻趙閼與

孟康曰音焉與邑名在上黨潁縣西○正義曰閼於達反與音預閼

與聚城一名烏蘇城在潞州銅鑼縣西北二十里趙奢破秦軍處又儀州和順縣即古閼與城亦云趙奢破秦軍處然儀州與潞州相近二所未詳又閼與山在潞州武安縣西南五十里趙奢拒秦軍於閼與即山北也按閼與山在武安故城西南又近武安故城蓋儀州是所封故地

不能取四十年悼太子死魏歸

葬芷陽徐廣曰今霸陵○正義曰括地志云芷陽在雍州藍田縣西六里三秦記云鹿原東有霸川之西坂故芷陽也四十二年安國君為太子十月宣太

魏取邢丘懷徐廣曰邢丘在平臯駟案韓詩外傳武王伐紂到于邢丘勒兵於寬更名邢丘曰懷甯曰修武○正義曰括地志云平臯故城本邢丘邑漢置平臯

后薨徐廣曰葬芷陽鄜山正義曰鄜力知反在雍州新豐縣南十四里也九月穰侯出之陶四

十三年武安君白起攻韓拔九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攻韓南

郡取之四十五年五大夫賁攻韓正義曰賁音奔五大夫官疑賁名也取十城葉陽

因攻趙趙發兵擊秦相距秦使武安君白起擊大破趙於長平

四十餘萬盡殺之四十八年十月韓獻垣雍司馬彪曰河南卷縣有垣雍城秦軍分爲

三軍武安君歸王齕將伐趙武安皮牢拔之司馬梗北定太原

盡有韓上黨正月兵罷復守上黨其十月五大夫陵攻趙邯鄲

四十九年正月益發卒佐陵戰不善免王齕代將其十月將

軍張唐攻魏為蔡尉捐弗守還斬之正義曰為于偽反蔡姓尉名五十年十月武

安君白起有罪為士伍遷陰密如淳曰嘗有爵而以罪奪爵皆稱士伍○正義曰括地志云陰密故城在涇州鶉觚縣西即古

張唐攻鄭拔之十二月益發卒軍汾城旁正義曰括地志云臨汾故城在絳州正平縣東

汾軍二月餘攻晉軍斬首六千晉楚流死河二萬人徐廣曰楚一作走○正義曰按

攻汾城即從唐拔寧新中徐廣曰一作曼此趙邑也○正義曰唐今晉州平陽堯都也括地志云寧新中

寧新中更名安陽徐廣曰魏郡有安陽縣○正義曰今相州外城古安

初作河橋正義曰此橋在同州臨晉縣東渡河至蒲州今蒲津橋也五十一年將軍摎攻韓取陽

城負黍正義曰今河南府縣也負黍亭在陽城縣西南三十五里本周邑亦時屬韓也斬首四萬攻趙取二十餘

縣首虜九萬西周君背秦正義曰武公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兵出伊

闕攻秦秦母得通陽城於是秦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走

王應麟曰秦昭王五十二年滅周是歲漢高祖生于豐沛天道之倚伏可畏哉

增補已巳平水

秦本紀

十九

一

言



來自歸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城口三萬秦王受獻歸其

君於周五十二年周民東出其器九鼎入秦正義曰帶謂寶器也禹貢

後秦使穆伐魏取吳城徐廣曰在太陽○正義曰括地志云廣城故城在陝州河

雍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索隱曰名柱五十三而立立

唐八子為唐太后徐廣曰八子者妾媵之號姓唐○正義曰孝文王之母也先死故

而合其葬於先王正義曰以其母唐韓王衰經入弔祠諸

侯皆使其將相來弔祠視喪事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

臣褒厚親戚弛苑囿孝文王除喪十月巳亥即位三日辛丑卒

子莊襄王立索隱曰名子楚三十二而立莊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

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於民東周君與諸侯謀秦秦使相

國呂不韋誅之盡入其國秦不絕其祀以陽人地賜周君地理志

云河南

而周之君臣日夜

宋無曰鼎三代寶也秦有取天下繼

正統之心鼎不入秦秦之耻也鼎之

入秦秦之托言也楊慎曰始皇二十

八年使千人沒泗水求周鼎不獲此

云九鼎入秦何耶

陳寔曰夏后氏之方盛也以其九州

土田之制貢賦之則鑄之于鼎若曰

為後世之法程夏亡而鼎歸于周三

代相傳號稱神靈迨周之季世七雄

僭王私計得鼎者可以有天下若後

世得國實然者于

是爭起漆指之謀

而周之君臣日夜

惴惴謂夫鼎存而禍隨也遂陰計毀

之其稱淪入于泗者計一時詭辭後

世乃傳信之耳王應麟曰秦莊襄

王元年滅東周始皇立而相斃之秦

亦滅二世元年廢衛君是歲諸侯之

起者五國三年而秦亡然則滅入之

國者乃所以自滅也

按秦稱霸之後連書曰天子使

召公過賀繆公以金鼓曰天子

賀以繆散曰天子致伯曰天子賀

致伯曰天子賀日天子致文武

昨曰東周君來朝曰周君來曰

西周走來歸而結書曰周初亡

曾補曰已平水

梁縣有奉其祭祀使蒙鶩伐韓韓獻成臯鞏正義曰括地志云洛州汜水縣

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韋昭曰有河洛

二年使蒙鶩攻趙定太原二年蒙鶩攻魏高都汲徐

拔之攻趙榆次新城狼孟正義曰括地志云榆次并州縣

取二十七城四月日食四

年王齧攻上黨正義曰上黨又初置太原郡正義曰上黨以北皆太原

魏將無忌率五國兵擊秦正義曰信陵君也率燕秦卻於河外正義曰蒙鶩被五

始皇帝索隱曰十三而立立三十七秦王政立二十六年初并天下為

二十六郡號為始皇帝始皇帝五十一年而崩子胡亥立是為

二世皇帝索隱曰六十一歲此實本紀而註別舉之以非本文耳三年諸侯

竝起叛秦趙高殺二世立子嬰子嬰立月餘諸侯誅之遂滅秦

秦本紀

二十

官



皆篇中關鍵也

何大復曰夫德齊者以勢勝勢並者以德勝秦于六國非能施德也然秦以一隅之僻據河華之要開殺函之塞東向而制天下天下之侯王視其分裂而聽其宰制卒無術以禦之者德齊而彼之執行也

按此總叙秦始終興亡之變

其語在始皇本紀中

太史公曰秦之先為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徐氏邾氏

氏終黎氏徐廣曰世本作鍾離應劭曰氏姓註云有姓終黎者是也運奄氏菟裘氏將梁氏黃氏江

氏修魚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趙城為趙

氏索隱述贊曰柏駱佐舜是游是旌蜚廉事紂石椁斯營造父善馭封之趙城非子息馬厥號秦嬴禮樂射御西垂有聲襄公救周始命列國金祠白帝龍神水德祥應陳寶妖除豐特里奚致霸衛鞅任刻厥

后吞并卒成凶慝

蘇子古史曰三代聖人以道御天下動容貌出詞氣遠巡廟堂之上而諸侯承德四夷向風

何其盛哉至其後世稍衰桓文迭興而維持之要之以盟會齊之以征伐既已早矣然春秋

之後吳越放恣繼之以田常三晉之亂天下遂為戰國君臣之間非詐不言非力不用相與

為盜跖之行猶恐不勝雖桓文之事且不試矣而況於文武成康之舊歟秦起於西垂與戎

翟雜居本以強兵富國為上其先襄公最賢詩人稱之然其所以為國者亦猶是耳詩曰藁

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夫藁葭之方盛也蒼蒼其強勁而不過於用至於白

露凝矣為霜然後堅成可施於人今夫襄公以耕戰自力而不知以禮義終成之豈不蒼然

盛哉然而君子以為未成故其後世世世怨於為利而不知義至於商君厲之以法風俗日惡鄙

詐猛暴甚於六國卒以此勝天下秦之君臣以為非是無足以服人矣當是時諸侯大者連

地數千里帶甲數十萬雖使齊桓晉文假仁義挾天子以令之其勢將不能行惟得至誠之

君子自修而不爭如商周之先君庶幾可以服之孟子游於齊梁以此于其君皆不能信以

為詐謀奇計之所不能下長戟勁弩之所不能克區區之仁義何足以致此然魏文侯當時

之弱國也君王后齊之一婦人也魏文侯行仁義禮下賢者用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而秦

人不敢加兵君王后用齊四十餘年事秦謹與諸侯信而齊亦未嘗受兵而況於力行仁義

中心慘怛終身不懈而有不能勝者哉夫衣冠佩玉可以化強暴深居簡出可以却猛獸定

心寡欲可以懷鬼神孟子曰仁不可為眾誠因秦之地用秦之民按兵自守修德以來天下

彼將襁負其子而至而誰與共守惜乎其明不足以知

之竭力以勝敵敵勝之後二世而亡其數有以取之矣

史記評林卷之五 終

巖谷修

岡千仞 同校

石川鴻齋



校正身言言本

卷五

鳳文館藏



